



新歲以來，各種商品之騰漲，幾成一日千里之勢。本市物價評議會鑒於此，乃就主要商品，初次評定其價額，關於主要商品計分爲十六種：(食油、肥皂、火柴、洋燭、紙類、棉花、棉織品(毛巾與襪類)、肉類、煤球(西藥)等，(就中惟食米一項之價額，獨不在評定之列；殊屬遺憾)所謂十六種主要商品之評定價額，例如：食油(包括豆油、生油)，每市斤爲六〇二元；固本肥皂每塊爲二二五元，洋燭(金城、南洋等牌)每枝爲二〇一元，棉花每市斤爲一〇〇〇元；棉織品(除棉布已經統制外，如毛巾與襪爲棉織品)計毛巾(熟漂全白)每條七三〇元，襪(六七支紗雙線)每雙七一〇元；肉類(豬肉)，每市斤八百元；(牛肉)每市斤九〇〇元，煤球普通每噸七萬元；西藥暫以新藥公會上半年十一月一日呈報經濟局，原料價格爲標準，不得續漲。(其他如火柴、紙類等之限價，茲不列舉。)

## 論物品之新限價

一倍乃至一倍以上；否則陽奉陰違，如市民依照該限價向商店購買，則推稱貨已售罄，拒絕不賣。從而黑市則突飛猛進，(例如肉類之零商)竟不顧限價，抬高一倍以上之物價，擅行暗中出售。購買者因需要孔殷，或亦不知限價幾何，而與之交易。於是造成限價自限價，黑市自黑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此種現象，在商人爲并髦法令，在政府則殊墮棄威信，綱紀蕩然，誠非細故。救欲新限價之發生效力，斷非嚴厲執行不可。

不特此也，所謂日用必需之主要商品，並不能以十種爲包括無遺。例如火柴一項，則捲烟亦應列舉(或者以捲烟爲消耗品，故不列入)，然以煤球爲供炊之用，而燃料中如木柴及薪炭等，爲平民生活所必需，亦應列入主要商品之一種。又如：食油爲烹調之用；肉類爲助餐之用；斯固然矣，然其中最主要者，厥惟食米一項，以每食必須而言，無論貧富，均屬需要，食米而外，尚有麵粉亦爲一般民食所必需。筆者以爲肉類(包括猪肉牛肉)尚非商品之主要地位。若米麥等則實爲日用品所必要，「一日不食」則飢餓立致。况配給之戶口米，雖屬粗糲，尚可充飢，今因脫期已久，平民待哺孔殷，於是黑市之米形成奇漲，在每一週間每日價額竟達十萬關以上，此後漲風，尙無底止，而麵粉因民食補助之必要，於是亦隨之騰漲。

按以上主要商品，新限價，除西藥外，其評定之原則，皆係根據各業所呈報之本年二月五日成本計算，而定其物價之標準；換言之，此次之物價新限制，實已遵照國府於本年二月十一日所頒布之物價對策緊急處置辦理。一般商人，對於此次評定物價，既根據其自行呈報成本計算，即不能藉口成本不足而有所觀望；或竟不顧此項限價而仍行繼續高漲，以圖飽一己之私慾。此蓋不特社會公益之所關；抑亦法令綱紀之所維繫也。

然計自本年二月二十日經本市經濟局公布上述主要商品限價後，其影響若何？按諸商市上實際狀況，不僅並未遵照公布之辦法進行，反而變本加厲，除食米一項，不在評定物價之限制外，如食油，肥皂，棉織品，以及肉類，煤球等物價，類皆飛漲，超過限價達

至於就十六種商品，既評定新限價，則政府威信所至，自非以峻法嚴刑隨其後，不足以收執行之效果。所謂執行新限價，其執行之方法，必須從管理物資入手不可。物資之管理，如假手於警吏以爲調查，勢必助長敲詐需索，一般商民，亦將不堪其擾，故僅嚴厲執行，尙非良策。就管理物資之方法而論，必須將民間同種儲藏全部或大部之物資，加以管理。若以農產品之散在鄉間者，亦必候貨品集中後，始能實施管理，惟商品大都集中於市間，則比較容易；即須嚴厲禁止囤積外，以批發商及零售商爲其管理目標，庶乎管理方法之適當，而評定之限價，方施行無阻矣。

## 文友月刊 目錄

第四卷 第九期  
三月十五日發行

論物品之新限價 (卷頭語) 1

筆隨  
葬禮 盧綺蘭 2  
酒話 立齋 2  
樹倒猢猻散 周子輝 3  
阿哥的話 淺草 4  
真與假 華子 5  
談「隨便」 軾之 5

半月小言 編輯部 4  
民族精神與文化建設 高因 6  
給中國知識界 高坂正顯 9  
蘇聯的生活戰線 渡邊善一郎 10  
戰時知識 編輯部 12  
學生文學大徵文 藁謨 13  
我的創作經驗 藁謨 13

刊畫  
空之戰果 本刊特輯 15  
日本地上決死隊 本刊特輯 16  
生和死 連珍 19  
姊妹 (散文) 文與畫 青原 22  
京滬道上漫記 (散文) 傅彥長 24  
髮 (雜記) 張金壽 24  
返滬雜感 危月燕 25  
小翠 (小說) 田田 24  
江南春 (一) (中篇小說) 周楞伽 28  
「現代夫妻」與「鳳凰于飛」 (影評) 金長風 32  
封面 (紅十字看護婦) 木戶龜三郎作

(1)



# 葬禮

盧綺蘭

為了一些小事，昨晨到憶定盤路去找一個朋友，她要留我午餐，可是時間還早，而且想順便到靜安寺買點東西，所以在十一點左右，就離開了她的寓所。

在離愚園路不遠的地方，看見些人站在遠遠的注視着橫在馬路上的一樁東西，待走近細看，原來又是一具屍體，直挺挺的躺着，身上有一張舊破的蘆蓆包着，兩隻腳赤裸的露在外面，腳底黏滿了污泥，但依稀還看得清上面有許多帶着血痕的水泡，想是生前曾經終日在馬路上奔波求食。旁邊有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灰白而稀疏的頭髮，不庸說也是同樣的瘦，彎着腰，正在用顫慄的手，把草繩縛繫在屍體的腰部，我總覺得那死者，是這老婦人的兒子或是後輩。蘆蓆的一端，窺見那頭髮，是那麼濃密而粗黑，概許是爲了飢餓或是疾病抑是最近突然吹來的西北風，使那朝暉夜露的凍餒底身體，受不住驟寒，以致就這樣靜寂的倒在地上，待母親或家人知道，已是沒法救治咯（其實就是在身旁，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吧）。一會兒，繩已繫好，那老婦背負着繩的一端，向南拖去。這時看清楚了她的臉：面上沒有憂戚的形容，却充滿了憤恨，是憤恨塵世嗎？那乾涸的眼睛，那麼枯黑，沒有淚水。我不懂的，

就是拖着這屍體，到什麼地方去，是墓穴？是殯舍？還是丟棄在荒郊曠野，讓惡犬爭相噬食，以爲葬禮？

這人問世的慘劇。我祇能俯下了頭，用沉重的步，向前行走，萬千情緒浮起在腦際，再沒有勇氣回頭向這不幸的生與死的一對，去投擲最後的警視。這時，空中下着牛毛細雨，大地昏暗得像太陽還沒有升起時的黎明，兩絲飄橫在我的睫毛上，凝成了水珠，算是我給這不幸人洒淚滴。

走着走着，走過靜安寺，轉入膠州路，把要買的東西，早已忘掉了。這時聽得一縷喪禮進行曲的樂聲，和好久沒有聞得的花底芬香，抬起頭來，看到前面擁着許多人，最前是一羣服裝整齊的樂隊，接着是四匹健碩的馬，拖着一輛屍車，四圍圍堆滿了花圈和花球，在棺頂上更是堆得那麼高，空氣裏充滿了暖房裏長成的玫瑰底香味，更那難得的白色的康納馨，有許多儀態華貴的男女在執拂，其中有一輛汽車，還傳出了嗚咽的哭泣，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紳士，正在拭淚，其他的人，爲了悲慘的哭聲，更顯得憂戚而肅穆，空氣中，除掉着熱鬧的低聲喧呼外，只有那悲壯的遲緩的喪禮進行曲的拍節，雜着那老紳士的低泣，合奏出一個偉大的交響樂。這是從××殯儀館出來的，我想；故去的定是當代碩儒或賢哲，這死後的光輝，倒使我難以形容的悲哀的內心，稍爲舒服了些。

在康騰脫路轉彎不遠，就到了家。鄰舍的一位整天忙碌的某小姐，花枝招展的站在門口，迎着我，那麼熱誠的問可是從膠州路來，有沒有看見出殯？她告訴我，那死去的是××舞場紅極一時的舞女。一個紅舞女？這使我不能不驚奇了，有這麼多的紳士和夫人執拂，而更有那在汽車裏老者的哭

泣，因爲我讀過茶花女，現在的人情，不見得會比那時的巴黎爲敦厚吧？難道那老者是醒悟後的阿芒嗎？好奇心使我邀請某小姐到我家小坐，備婦送上兩盞普洱茶，我聽着她訴述。

那死者是一個舞女，是某小姐哥哥的上司××企業投資公司總經理的姨太太，唔，也就是太太，在八月裏，不是轟動上海的有過這麼一次婚禮嗎？那時全上海的花店裏，所有的花籃，不是全賣空了嗎？那知好景不久，今天的花舖裏，又是噴着好花快沒有咯，那位姨太太却因爲七個月的流產而死了，經理電悉噩耗後，就在證券交易所裏暈過去，聽說某家的股票，還因此而跌了若干；這三天來，他就連自己的寫字間也不去，打電話給他也不理會，整天伴着已經香消了的玉體，從醫院到殯儀館；雖有許多親密的朋友勸慰他，但是依舊極少效尤。還聽說，就是棺木一項，已花去幾百萬元，那是銅做的，××殯儀館內最後的一具，加拿大運來的銅棺，面上有一片很大的車光玻璃，據某小姐的哥哥說：由玻璃望進去，死者的面目，還是那麼年輕，美麗，祇有那雙最動人的眼，却這恨的像熟睡般的閉上了。最後她說，現在她哥哥等，行想另外設法介紹一位去轉移他的悲哀，否則對於公司等影響太大了，幸喜似乎已經有些轉機的可能，言下似釋重負而慶不勝羨慕之感。

我聽了這段事實，祇有微微的喟嘆，嗓子裏有些不適意，呷了口茶，茶已經微涼了，而茶味更是那麼苦呢。爲了父親不久就要到北京去，所以他今天約了幾位朋友在家小飲，飯後，我把這段故事講給他們聽，說出來後，心裏似乎舒服些了。那位。我託他介紹把我翻譯的短篇小說送到××去發表的張先生說：

「綺蘭，你剛讀的一段，不是最好的材料嗎？這人生，比你近來翻譯的隨便那篇都有意義，因爲它是真實的，何不寫篇小說？」這是小說的材料，可是這樣悲痛的事實，我沒有勇氣再去想像與佈局，所以只能這樣的照事實寫下來，恐怕閱讀的人，一定也會感覺到和涼了普洱茶一樣苦痛吧！

# 酒話

立齋

我是個飲酒必醉的傢伙。

劉伶說他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這位異代的老同志的脾氣恰巧跟我的一樣。一斗一石的酒器，雖叫做斗叫做石，却比不得我們用來量米的東西，也不過是口大底小四角形的一兩杯四兩杯罷了，要不然便是古時候的酒，酒精的成份要比後來的少許多；髮底朝天，往嘴裏直送，那種小說中舞台上的古英雄的姿勢，很可驚羨，我也懷疑多半是寫小說編輯的人們格外誇張了。好在總而言之，劉伶的意思原無非說他多喝也醉，少喝也醉而已。

多喝醉，少喝也醉，少喝醉，多喝也不過一醉，這樣的態度又很合於惟酒無量這句話。所謂無量，該是可以三四五六斤儘量，也可以一碰立成關雲長的意思。把無量用在處世上，成爲別人批你的左頰你送上右頰去做得到，別人朝你看一眼你非還他一眼不可也做得出，也是一種堅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覺得無量包含了中庸，又遠超出中庸，然而處世之難，不用說非比飲酒，此所以惟酒無量。

飲酒不醉，是可哀的。我自己飲酒必醉，而且我這個我，真是小得極，小得極，何以

瞭解飲酒不醉者的心境呢？我又是個賭徒，但我已經成爲賭而不賭的可哀的賭徒了。最初我是對賭的本身有特殊的嗜好，只是執着於賭，不在乎輸贏，那時候可以說我賭徒的童年和青春；有一個時期我發現我能夠賭不輸錢，甚至少輸多贏，如果經常有賭，收入超出我的薪水，也超出費同時間寫出來的稿費，可以彌補我的生活，我就拚命找賭，這時候對賭的本身已經沒有興味了，但看錢面上，對輸贏是很認真的，雖是賭的下乘，總還能起勁。現在呢，兩者都已失去，賭時無心插柳，輸了不致自殺，贏了不足起家，局面中熱鬧得使人頭昏，在局的人一個個披心懸肝而那些心肝又使人觸眉，散局以後，夜半歸來，馬上冷靜了，一切煩擾依然紛至沓來，天地之大，原來何能念念於賭博之小，而飲酒不醉的人，則是太念念於天地之大吧。

我却不然，許是萬幸。至此我感謝我的身體不夠健康。一切觀念，或者談說意志，是由健康支持的吧，健康敵不過酒力，意志就退步了，即使退一步，即使是短暫的。而有着十足的體魄的人，架一個堅定的兩腦，却也由這兩腦操縱控制了全體，他不會被撼動了，即使偉大如酒，也終於不再能給他酩酊，小至陶然。

我是：一杯在手，天迴地轉，三杯下肚，天地大至無盡，小入杯底，總之，天地變了，忘却了，我只看見燈光下對面牆壁上的一個蠢然的影子，那是我自己。這個他，不是今日的，不是歷史的，他是原始。酒是少許原始啊，夏禹甘旨酒，却要把酒禁了，是他自己飲酒不醉，明知別人做不到，苦苦想教每個人都跟了他蓬首跣足，拋了家，拋了妻子，三年如一日，去治滔滔洪水吧？然而他沒有把酒禁絕，紹興是中國最富於有爾爾的神話和恩說的地方，紹興人最崇敬禹，他們在現實的生活中也極有所謂禹稷精神，但紹興是出名釀酒的區域，紹興人幾乎都歡善酒。是比夏禹更上幾代的老祖宗，是那更接近原始的一個神，他發現在人類的生活中，要攪入一滴酒，他把酒帶到人間，像普魯密修斯把火帶到人間一樣，憑誰也再不能把它消滅了。

當我在狼籍的酒杯酒壺之前昂然站起來的時候，即使不免有一點搖幌，我覺到我是非常之男子漢的，但說來使憂國憂時之士和道學先生兩皆失望，我所說的男子漢的，絕不像白馬坡前斬顏良誅文醜的關羽，更不像把單刀亂舞一陣奔上翠屏山去殺潘巧雲的石秀，非常之男子漢的乃是非常之本能的說法。

這時候我會得唱，不知從那裏來舊戲中老旦那樣的聲調，劉鴻聲高慶奎慣唱的詞句，我盡情唱去一份結鬱的牢騷，於是，我好像覺得我已經對得起天地之大了。這時候我會得哭，有奔騰的淚水，噙噙啣啣的，我哭去一切埃膏的悲憤，於是，我好像覺得除了這一場痛哭我已經什麼辦法什麼力量也沒有了。

一哭一唱以後，我並沒有落到空虛。我反而比平時更充實了，一種力抬起頭來，它近似瘋狂，那被人世間假蔑着，壓抑着的瘋狂。

恕我直說，我找異性。我需要的異性，異性一定也需要我，而這時候，我最需要異性。

愛，說來誠然是精神的或者靈魂的事，但精神或者靈魂所要的可以取之於同性，所有的也可給予同性，所以世間有高貴的友誼，有纏綿的同性愛。歡喜，追逐，戀，却十足是肉體的，除了變態，凡正常，總歸是兩性間的往來。

雌鷄不喝酒，他拖着他翅膀挨着雌雞歪走

### 樹倒猢猻散

周子輝

是一種醉態；雄狗不喝，但牠拱着鼻子釘在雌狗的後面也是一種醉態。你不要以此爲朱禮醜陋，這種醉態，瘋相，我敢相信，在異性的，最好也已喝了一點酒的異性的眼中，是非常之嫵媚的，是非常之英雄的。這時候的自己，我十分欣賞。

中國的成語雖不能說多得如恆河沙數，至少也可以說多得頗爲可觀；而且這許多成語，大都含蓄得非與妙，夠人咀嚼。譬如在下這一篇隨筆取名「樹倒猢猻散」，就正因爲這一成語的含義，象徵中國官場的動態，真有無以復加的妙理。

樹一倒，猢猻就得散，蓋樹爲猢猻的生命線，棲息所；不散出去，搜找投奔別株未倒的樹，那就無異坐而待斃。

根據了這一動物界的現實形態，就有人以之來比喻人類社會中的官場動態，假使你並非不經意而能化些腦筋略加思考，那就可以領會以此一成語來取作比喻的人，是比喻得既巧妙而又十分詭譎的了。

以工作人員而比作猢猻，已經是一諺，以官場中的主管人員而比作樹，反是一諺；以樹倒而衆猢猻只有哄然四散，另找生路，別謀飯碗，更是一諺。成語裏又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語，那便是緊接前一成語而來的。意義無非是前樹既倒，猢猻既散，而後樹立生，新猢猻又立即團聚起來了。

不必諱言的說，中國過去政治舞台上常是演着這樣的形態，民國革命成功了，依然演着這樣的形態，就是目前吧，許多現實形態離在目前，誰又能否認呢？

就拿小的範圍而論，一個縣長卸任了，這可以看作樹倒；於是接着是秘書，科長辭職，等而下之科員，雇員，以至勤務廝役等，一齊捲舖蓋，溜之大吉，（這可以看作猢猻散）因爲後一朝的天子（僅作比喻解）跟手就要上台，而後一朝的大臣小臣，也就立即會前來撐台。後任者既不要前任者的人馬，前任者的人馬，也就只有星散奔走的一法。假定前任者能另外又發展得了一個單位，於是那批舊人馬又立即跟着上台，這批舊人馬既在另一場所成了新人馬，於是另一場所的舊人馬，也就只有星散四走的一法了。這推而至於縣以上的官場，縣以下的官場以及各種公私機關，莫不如是。如是轉輾循環境演出，於是就永遠造成了「樹倒猢猻散」的喜劇。

事變以前，許多憂國憂時的正義之士，力

## 愛齒醫院

### 齒科醫院

總院

成都路威海衛路口  
電話：三二九一六

第一醫院

九江路帝國銀行大樓  
電話：一四二七三

第二醫院

黃甫路禮查飯店內  
電話：四六一一三

俱保障公務人員的議論，以為公務人員應以往服務為重，決不可隨着主管者的進退，而被動地隨之進退；事變以後，也很有過如此的主張，然而主張儘主張，事實還是如前的事實。追源其始，那是「樹倒猢猻散」的觀念，早為一般士大夫階級認為所當然，牢不可拔，非輕易所能改變，所以雖有主張，也就只能成其為主張而已！

無怪乎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吏治，想盼望他能步上清明進步的境地，是大非易易的了。一般人員，只知服公務為自己的主管長官，主管存在，事業存在；主管下台，事業也就拉倒。於是在全班人馬上台的時候，各人就只知為主管而效力，等到主管一倒，也就只有垂頭喪氣，捫捫皇皇奔走他方的。一個辦法了。忠實之徒，往往埋首老等，期待原先的上司重新發迹，以便再行追隨，混一口飯吃，在宦海裏浮沉一生就算這樣，誰復高興在本位上作努力的優想？

然而這還是不失忠厚的作風，狡黠的一批公務員們，看得穿，想得透，明知樹不會長久不倒，那又何不趁「一朝權在手」的上台時節，攪混了水，多撈幾尾魚？這夫一旦樹倒，少則也可以閉門作寓公，享一點賦閒中的清福；大則可以買田購地，大興土木，面團團過其員外式的享福生活。於是你鑽營，我敲索，他舞弊，造成了黑后重重的偉觀。試看前年的后胡軍糧舞弊案，以及去年滬市財政局四萬萬元的索詐案，也就可以推想得到其他大大小小的公務人員的（自然指有權可以舞弊者）黑暗的行徑了。

### 「阿哥」的話

淺草

糊裏糊塗之中，我早已走出了「兒童時代」，按照我的年齡，雖然不能稱為壯年，但

祇少是個青年了。究竟從那個時期起，我不算兒童或少年而算青年呢，我也非常茫然，記得好幾年前，比我小二歲的兄弟，尚還可引以冒充兒童而買半票進戲院的時候，我已經沒有資格買半票了。照這樣說來，我那個時候雖然已經不是兒童了。似乎兒童與非兒童之標準，勉強還可以用「半票」與「全票」來充數。

對於兒童生活，即使現在記憶起來，也並沒有一般書上所描寫的兒童時代的生活那末美妙，那末自由。聽人一說起童年，總是津津有味彷彿叫他做一輩子孩子真是他求之不得的一樣。什麼門前的小橋呀；屋後的小園子呀；小溪呀，故鄉的黃昏，這些所在，都會經默默地送走了他們可愛可寶的童年。我也曾羨慕到勉強在記憶裏搜索一些足以稱為可愛有趣的童年的片斷，然而除了在中學裏的作文上照着書本上告誡我的那樣美妙和天真，改頭換面的發揚了一番之外，靜心自思，我的童年果真有什麼可愛的片段，而值得永遠記憶着的？不知怎樣，記憶的袋裏，總是空虛得很。

冰心在寄小讀者上說：「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從前也曾是一個小孩子。」我從前也曾是一個孩子，但是我並不覺得可以自傲。但現在，我是青年了，我從兄弟的地位一躍而為阿哥了。而正在做「兒童」的弟兄們，數一數，也有三四個。記得我在「兒童」的時代，使我憎恨和認為有權威的，是自己的父兄和人家的父兄，就是凡是稱為「阿哥」和「阿爹」或「阿伯伯」者，大抵都在被恨之列。但是我的「阿哥」比我大二歲，也常在一起玩，所以他跟我們是同一「階級」裏面，不被稱為「我的阿哥」，而以名字相稱。其所以被恨，倒不在於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的緣故，蓋「阿哥」「阿爹」或「阿伯伯」者在我們目前出現之時

總是道貌岸然，或大聲呼叱他們的兒子或兄弟即我們的朋友者。「阿X，儂還不停停，一天到晚發癡格倫白相，屋裏去蛄蛄！」而阿哥者，更「聲色俱厲」，像煞有認真：「阿X，功課做好哦？儂功課味勿做，一天到夜白相，還不滾進去。」有時更夾以「拍！」「拍！」之聲。而我們正在濃興的「官兵捉強盜」遂不得不暫告中止，鬧然神傷，而觸驚頭的阿X者，則不得不「哭出平拉」的回家，對書呆坐，卻懸心在我們這裏，此所以不得不被恨者，良有以也。

至於做父兄的為什麼要以這種態度對付他的孩子，也不像真愛他孩子回家好好讀書，實在也說不出什麼理由，總之，孩子們奔呀奔的，大呼大嚷，這種態度他們看不慣吧！還記得那時有一個「阿爹」自己是「一天到晚發癡格倫」搓馬將。有一個「阿哥」聽說在中學裏唸書「一天到夜白相」，看電影，交女朋友。我們那時候是小孩子，對於孩子，只要給以孩子的玩具和遊戲是足夠了，至於看電影，談愛情究竟是「高級趣味」，沒有嘗試的必要和興趣，於是「高級趣味」者便對「低級趣味」加以斥責了。

光陰如「箭」，日月如「梭」，我於是成為青年。從前的仇敵，早已忘記了，不但是忘記，而自已正也做了幾個孩子的「阿哥」，我的伙伴們也一個個成了「人」的模樣，勞燕分飛，連見面的時間也少了。即使碰到一起，客氣到什麼事都要說個「請」。

弄堂的世界裏，早已不知不覺的換了「第二代」，我的弟妹也正是弄堂的「主人翁」們。他們也會鬧，我看不慣，但是我也懶得去干涉。沒意思，這羣小鬼。我的兄弟也會在別人將欺侮的時候，強硬地說：「你狠呀！我的阿哥比你力氣大，你

！暫置不論，可是全市民對新市長新秘書長的情緒和努力，是深表感謝的。要是可能的話，此等政策也許以市政府所企圖發動的軍法以上的強力措施，方才會發生效力吧！上海現在的情況，尚存有英美自由主義經濟狀態，內面潛藏有反南京政府的政治思想的獨得不協力、不聞不問的份子，他們不理會和平建國大業，不顧慮大東亞戰爭，此種不協力性格，非瞬加掃蕩不可。

### 政治

根據周市長，羅秘書長的聯合佈告，市民對革新上海市政，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新市長蒞任之初，即發表肅清貪官污吏，講求經濟對策等市政方針，且已彈劾二三貪官污吏了，至於經濟方面，則講求抑平米價，使不再上漲，施行重點配給，使市民均沾潤澤，努力於安定民生，抑平物價。此等市政的效驗，究竟達到什麼程度，發揮若何效力

### 經濟

新聞報曾再三力說農業增產的基本前提：(一)肅正治安，(二)禁絕苛捐雜稅，(三)規正蒐買工作方式，(四)肥料農具的配給，此四款項目是政府經濟工作，即是獎勵增產上絕對不可忽視的問題。此項農村工作如推行不利，則可斷言經濟上一切的根本問題，無從解決。只是謂壓奸商是不能確立經濟，安定民生的。上海市政府羅秘書長曾說道：「物價對策要與物資對策二元併行，方才有效，可是抱歉得很，市政府當局並沒有持有何種的物資」 國民政府或者也

當前的急務，可說是將上海確立成爲一個戰時中國的中樞都市所不可缺少的性格。澄清汚吏，懲戒奸商，固然是急不容緩，但是要實事求事，倘若要警戒市民，以作標榜而敵效尤起見，市政府當局似要選擇公開處罰的手段。

敢打！」  
但是我決不願意去參與他們的爭執，助我兄弟一臂之力，並不是怕我的兄弟養成依應的習慣，倒是我一點興子也提不起，沒意思，這羣小鬼。

有時走過弄堂，他們鬧得兇，我也會拍我的兄弟的頭說：「唉，回去回去！讀書！」並不是我從前怎樣受的而欲報之於他們，事實上總是自然而然的開口和動手了。他們於是在我走得較遠的時候也竊竊私議，聽上去話裏好像是有幾個「阿哥」。我想，我現在是他們的「仇敵」了。

我的一個同學，時常在家裏跟他的兄弟作難，派他們幹苦事，據說爲了解他自己的寂寞，而且也很「有趣」的，究竟「旁觀者清」，我立刻覺得這「有趣」太殘酷了。  
從「被壓迫者」至「壓迫者」的途徑是太容易而且自然了。

### 真與假

華子

真與假兩種不同的生活，反覆着隱現在每個人的心頭，隨着幹出兩種不同或竟是令人不信的事，能用好壞來標準，而把生活造成純粹的真或是假的一面呢，不可能的，在生活上真與假不能同好壞成正的比例。  
一粒珍珠或是一幅古畫到我們手裏的時候，鑒賞的第一問題，便是辨別珠的真與假，畫的是的筆或是贗品，而且一般的定律，是把好字加在真的上面，而把假的叫做壞的。  
然而對人的生活可就不不同了，且不談現在，我們就論及人口的紅樓夢來看，第九十三回真寶政對包勇的話，就最足表明人世對於真假生活的獎懲：  
「……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得這樣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了的。』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  
就這一段話看來，可知在人世間如果一味的過着真的生活，就要招出事來，即使在嘴

上說着怎樣獎勵真的話。書上印着怎樣歡喜真的文字，也只是歡迎那種似真而假，或是先真後假，或是半真半假的真。如果像到家那樣的太真，便要弄到人人都不喜歡，而討人厭煩了。因着這樣的社會，便把人生相全改作了假的，假的言語，假的行動，每天每天就在這種種的假動作裏過生活。

說假是不好的吧，然而社會却需假，環境却歡迎假，就是這樣永遠的假過去罷。世界却是廣大的，人羣却是衆多的，在這樣需要假不容納真的環境下，偏偏有一二個不怕毀滅仍然認真幹去的人兒，於是可紀念的悲劇便開始了。如像紅樓夢裏的晴雯被逐黛玉天死，便是假與真最顯著的爭鬥劇。目觀着這種悲劇的形成與結果，縱使手裏做着假的動作，嘴裏說着假的讚語，然而潛伏在內心被假掩蓋着的真，却常常在這個時候跳躍出來，明知這跳躍是不必要或是不方便，然而這當兒是無所施展其假的方法的。

在靜夜裏，月亮慢慢地映上窗紙，搖晃着的蠟燭在桌上掉着大的淚花的時候，過去的的一幕幕，便很容易的映上心頭，如像看電影似的，瞧着這銀幕上的角色，做着種種可笑的假的動作，那久被隱藏的真，也漸漸在這時候顯現，在無言中反映出假的惡劣，任是怎樣的理智勝過情感，也不能不受深深的感動，於是苦悶便就在這時加重地壓在他們的心上，一切在社會裏藉着種種假的方式，所獲得的歡愉是消逝了，榮譽是不存在了，代替着的，是真可名言的苦悶，難堪的窒息。  
兩道大的因道路，一是向所謂真的那方面去的，一是向所謂適合環境的假，顯明的標出了不同點，在等候我們的選擇，向後轉是不可能而且也是不允許的，面前又僅有這不同而尚無好壞的真評價的真與假兩條大路，彷彿在路口的我們，是沒有再猶豫思考的餘地了，向真的去罷，那慘痛的毀滅的結局，向假的去罷，那難堪的靜夜的回憶「世界還不能澈底，神的力也不能使真與假不相並的存在；聖哲的文章，現實的環境，不能把真與假評定一個不變的價值，人又是一個有天生成打算盤的技能的動物，遇到利害或是畢生幸福所關的時候，又不能不拿出這天子的


### 談「隨便」

軼之

本領來計算一下，於是在真與假兩條大路前的青年，是大聲的喊了。「向那裏去呢？」上日本小說家正百鳥的那篇小說，重又在每個青年的心上湧泛了。  
「隨便」在我們國人的聽覺上並不陌生的，一個名詞罷！它在我們中國的社會裏恐怕是一件極普通的現象，到處可看到那些「隨便」的人幹着那些「隨便」的勾當。要是我們用科學家的眼光把「隨便」當做一件物質看待，將它放在實驗室裏，去分析它的分子的組成，我想它也許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一件物質了罷！像「馬馬虎虎」啦，「糊裏糊塗」啦，「得過且過」啦，「苟且塞責」啦，「敷衍了事」啦，「不遵照規章的條文」啦，「無堅強的意志」啦，「無判斷的能力」啦等。幾乎都是組成「隨便」的主體分子。總之凡是世間上一切卑鄙不良的現象以及一切失敗墮落的人們，我們仔細研究它的原因，差不多都是「隨便」這樣東西起的醞釀作用。  
譬如：一個好好的男子爲什麼要去誘誘人家的妻女？還不是爲了一時情感的衝動「隨便」的緣故？一個有作爲有希望的青年爲什麼會去染上抽大煙的惡嗜？還不是爲了一時腦筋糊塗「隨便」了的緣故？一個崇高地位的官吏爲什麼會做階下囚？度着可憐的囚徒生活？還不是爲了一時利慾薰心違背了國家的法規，「隨便」的受了人家的賄賂串通舞弊的緣故？

啊！可怕！一個人患了傷寒肺癆的病症，還可借助醫學的力量去治療它，要是一個人患了這「隨便」的病症，却沒有特效藥可治，祇有靠着自已堅決的意志，清楚的理智去克制它，否則，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的人個個都染上了這個「隨便」的不治之症，那末，這個國家，我說，我可肯定的說，也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中國不談「復興」「建設」則已，不然，革除這個「隨便」的惡習氣，實是當前第一要務，我想。

純正疏份亞密劑



特靈伯爾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許站在同樣的立場吧！蓋市政府現在所持有的力量希微，是沒有辦法運用有效的經濟對策的，故此只施行的消極的懲戒奸商，擴發污吏，此外別無任何較好的經濟政策了。市政府所頒佈懲奸擴污取締辦法，政府與民衆之間恐有摩擦的誤解，結果發生深刻對立的弊害。

最有効的上策，實是國民大眾自動的自覺反省，抱着有國方有家的觀念，上下一心，同心協力以外，也許再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比方上海的抑平物價辦法，全待市商全般的自覺，其方法是首由百貨公司所積存的全部商品，提供給市政府而自動的開鎖，金銀商所持有的金銀，全部貢獻給政府。對康健無補益的娛樂場，跳舞場，高等飲食店等，完全停止營業，此種非常的措置，日本方面早行之久矣，唯非由政府指導及民衆的犧牲的自覺是不爲功的。

# 民族精神與文化建設

高因

在現代戰爭中，建設事業是應該隨砲彈的散落而立刻把那個彈洞填平的，不然就不能顯出戰爭的意義，雖然戰爭始終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在這，太平洋上的鬥爭還未至於結束的期間裏，文化建設的要求早就使得中日兩國人士發生了新的字眼的呼聲。這現象自然是很自然的。

然而事實上我們把中日兩民族的「滿足」來代表全東亞甚至全亞細亞各民族的「滿足」，却犯了厲害的誇大狂，至少，在東亞間真正和平的建立這道理上，有點說不圓滿。並且怎樣才可建立一個東亞文化的新陣營呢？這問題也不是單憑空泛的理論，八股式的文章或是提出「王道精神」幾個字就可以建立得起來的。中日文化的溝通，固然是東亞新文化建設的主力之一，但以爲只要中日文化一溝通，其他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未免自視太大了。

在廣東，隨着東亞文化建設的要求，曾經舉行過一個東亞文化復興與座談會。這個會，是看準了文化建設的步驟纜舉行的，比方是一件事情有了前鑑之後的創作，我們必須把握着了現實的錯處。可惜這個座談會也與中國人開其他的集

會一樣是無甚結果的；然而其中也有三兩點值得提一提的：那便是第一點，我們把握了各民族的精神的發揚進而至於找出東亞文化建設的運動中心；第二點是我們很相信這工作不是一個什麼體制，可以用統一或命令式使其進行的，那就是如果不能共存，決不能夠共榮。

有很多人的錯誤是這樣：以爲這樣的「自由之流」，是極不容易用人力去拘束它的。舉一個例，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化，說「藝思想吧，不怕大膽來說，中國的文藝思想是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可算是民族精神從英美經濟壓力之下從古中國的封建與偽道德的圈禁中跳躍了起來，當真是使得愛我者喜，仇我者惱的一個歷史振點。然而畢竟中國人自己不肯長進，不肯從好的基礎上再度掙扎，結果是由於英美的新經濟侵略手段與「環境報仇」的階級鬥爭的兩種理論和手段，使得「青年中國」被分割成了幾片：更由於九·一八事變後那可貴的民族精神的提高，趨進狹隘的鬥巷！這現象，是不容否認的。因爲真正的

階級性的不被人們正當的解釋，而給有了政治成見的人們利用着，結果「環境報仇」，遂使中國的文化成了游牧的隊伍。這種「環境報仇」是不止在中國爲然，在各國各民族中都是一樣。不過，在民衆生活沒有澈底使得理智滿足時，是無法補決的。這樣的一種「自由之流」使得人們不能用一個方式，用一種統一的手法去拘限的。比方，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藝思潮」，隨着大革命的勃起，首先由南方流到北方，流到北方之後呢，南方因了另一種環境上的滿足與缺乏的不平和矛盾，於是感到了空虛，荒涼，北方倒熱鬧之極了！到了如上說的兩種外來思想在華北中一帶搏擊得要決鬥的時候，華南反而保存了不被破產的可貴精神，更由於七·七與八·一三的戰事，「藝之流復向南方奔投了去，向西方游擊着新的地盤。這是三十年來中國「藝思潮的「流」，是極不容易用人力去拘束它的。

更有一層，無論在中日文化上，在東亞文化上都是不能輕視的，那就是古典主義的在中國真正的崩潰。然而這一層極少極少人敢說。前年四月間，日本某代議士在廣東演講，關於中國文化範圍內的錯誤上面，有一點他說：中國的愚民者們一向拿了孔子做工具的。這對不對？我不便肯斷；但是自從國際環境所逼與及新的中國要求急速地的掙扎，拼命生存那時起，古典「藝及其方式，是早就被送到砲口和砲彈一同進攻那封建的敵人去了！在「過渡時期」中，偽道德的字眼是被要往上爬的人詛咒了的，社會是需要一種社會道德——理智與科學精神的自由——來代替那被封建人

## 文化

米貴如珠，布貴如錦，但是民衆爲着生活起見，此類必需品，雖拚手賤足也要購買的，致於新聞雜誌等則不然了。新聞雜誌，因受紙價影響，成本既昂，賣價不得不提高，賣價若高則市民吝於購買，出版方面既鑰銷路過滯，不得已被迫停刊，此爲理所當然之事。然從中國文化着想，則殊感遺憾了。政府方面爲求文化健全發達，特別配給新聞雜誌印刷用紙，然仍冀文化人深明政府厚意，各自不斷的努力，協助政府努力而發揚中國文化。新聞雜誌奄奄一息，責任在文化人的懈怠與鬆弛。難道是出版界方面將配給紙作黑市變賣，亂發貴重用紙不成。吾人對此等敗類是深表惋惜的。最近新聞雜誌，刊載憂國諫言，暢論時局評語的論文，有如鳳毛麟角，稀若晨星，作家們的珠玉文字，長篇巨卷，最近又曾發表若干篇呢？這真可說和平戰時文化遭遇着空前的危機了。

## 社會

市政府曾建議疏散百萬上海市民，倘進行順利，則上海生活的嚴重情形可以稍減，究竟疏散百萬何等階級的市民呢，雖知之不詳，最好是疏散一般舞女，野鷄，嚮導遊女，叫化子。救濟墮落的少女及缺乏勞動精神的浮浪人，照目前情形，似無法應命，倒不如叫他們去農村，從事開墾工作，蓋農村收容力強，且有豐富的耕地故也。實際上一般舞女輩以下的年青女職員，是形成上海的黑暗世界，不能立即廢止舞場誠感遺憾。她們在十點鐘電燈消滅的以後，仍然是在墮落的地獄過生活，敲響算盤計算，她們一晚上的收入實達數萬元之譜。墮落的舞女，說不定是被迫於生活環境，究其實不過是意志不強，不去選擇正當職業所致，故盼望政府除懲戒之外，對於此輩舞女階級的女子，理應也列入剷除之例。一些頹喪的浮浪人，從未能實施救濟孤寡的現狀看來，政府對此輩頹喪叫化人，浮浪青年，豈能不火速的研討出一個具體的辦法嗎？

利用慣了的字眼。我們姑勿論這種要求對不對，埋葬了古典全部對不對，單就這現象上面來看我們的文化建設工作，也就應該不能輕視它，至少，它是的確有一個力量的，不論是傷痕抑或是新生。

南方，是現中國文化復興（不是復古）的最後希望地了，這從上海已喪失了民族思想代表的資格一點上與廣東還保持着優點的廣東精神一點上看來，是很老實的一句話；然而新東亞文化的建設呢？我們却不能把中國自視太高了：因為至少如日本在南洋各地的戰力勝利，久被英美愚蒙壓迫的人們，自然是很快就會接受了日本精神，很快就能給日本領導他們發揚了他們的民族思想與精神；可是我們却不能，這不單止是英美的思想餘毒還沒有從青年老年甚至兒童的腦海中跳去，並且封建文化的沉滓在這個大動亂的過程裏，重新起泛了起來，並且建築成頑固的欄柵，同時，我們對於民生的安定還沒有可靠的解決手段，這使得大多數人的意智消沉，退步，是不必諱言的。只就教育上看，我們就可以看到無數無數的兒童斷絕了精神糧食，被生活的鉗子夾住了腦神經，再也不能使得思想再進步一些！尤其是借着一「復興」的美名，行了實際的「復古」的封建人物的復活，更使得僅有一口暖氣的青年們甘心於醉生夢死，求其難得的糊塗！以這樣子的中國來負建設大東亞文化事業的責任，抱歉得很，我只能用着不好聽的論斷，不怕你頭痛了！這廢地說來，人們總要說我太認真，然而除了這樣說就只好說假話。

當然，我們是不能放棄復興中國文化

的責任的，同時也必須負擔建設大東亞文化的責任；然而新建東亞文化，是必須由復興中國文藝始，復興中國文藝，則又必須重振我們的民族精神始；同時建立東亞新文化，我們也必須盡量發揚各民族的精神，才能看出東亞民族的眞力量！

理由很簡單，先把自己弄好，再去和合別人，這是腳踏實地的穩打穩扎辦法。但也不同「先安內而後攘外」這樣說。東亞間各民族的生活及其經濟生活思想與本來的民族思想，原來就複雜得很，甚至要在某一民族內拿出他們的實質，也是很困難的。比方馬來人的主觀就很脆弱，雖然他們往往把英國人架於他們凌辱所發生的憎恨移到很會做生意的廣東人身上，但這也不說十分可貴的精神。即就中國來說，內地與沿海尤其受水域及工業的盛衰而頗有影響。如果說法蘭西是把國運在舞池中跳失了的，則上海，可以說是生活及醉生夢死的舞池中，讓民族精神滑溜走了的。這不過是個例。據說，抗戰區內的青年們，近年來在意智方面是練就得很堅強了，然而這種在利用方式把他們壓扁了的心臟，其實是全無益處的，反而增加了他們的苦惱！由這說起來，各民族自身還在四分五裂的情形下，我們是不能拿日本一億國民的同心同德及其文化水準的平均來滿足了文建工作的希望的。固然日本是很好的榜樣。但其他各民族還沒有高升到這個階段。所以要東亞民族能產生一種共同興趣，共同努力的文化，用來輔助新東亞的建設，則幾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字眼，是決不能真的做到同生共死，共榮共存的。

因此，如果我們只拿了個共榮圈建設呀之類的名詞來想統一了各民族的思想，結集了他們的力量，那就不免有點滑稽了。雖然用強壓的方法，是未嘗不可的。

那麼民族思想要怎樣發揚呢？發揚了之後又怎樣把它實踐到新亞文建呢？這是方法論內的問題。

就照中國來說，中國人就往往有這個毛病，喜歡接受人家的稱讚，不管這稱讚含有什麼作用，甚至即使這稱讚是可以令人至死的陷阱。比方說，外國人滿口稱讚中國古代的藝術。於是聰明得可笑的中國人，就拼命去折毀墳墓，把孔子的便壺也高捧於頭頂，當做寶貝，叫做古董，可是這有什麼用處呢？利慾所趨，被死亡的讚賞所吸引，達官貴人們整天把古玉指鼻子，固然是怪狀百出了，即青年們也毛臊了起來，以為爲做了中國人——死尸的奴隸真是無上的光榮！這樣子中國是沉澱了，是自己走向滅亡了！我感謝肯不客氣把我們的劣點指出來的外國人，但也同樣以這樣的熱誠去仇視故意把我們的墮落稱揚爲寶貝的外國人！但故意誣謗我們的好處，爲壞處，也是不行的！

在這種久受了欺騙，壓迫的那些民族中，要想把他們良好的優點發揚起來，是很困難的，即如中國會有的那些禮義廉恥等等所謂道德的字眼，一向只在統治階級或是想做統治階級的人的口裏怪響，實際能夠影響於「蟻民」的却並不大！並且以科學的社會方法來說，那樣子

只是實際的私人財產似的道德觀念，到不如在一個完善的社會政治制度下所產生的良秩序——理智的科學精神的自由——所形成的社會道德爲有用，有益處！所以在中國如果不用良好的社會秩序去產生一種公衆道德觀念，徒然只就「禮是規矩矩的態度」這樣子的教導來束縛國民的心靈，無疑是失敗的事。所以照現東亞間各民族文化的落後，生活遭受極不安定的情形看來，要想新建東亞文化，是須先把每個民族的精神予以發揚，要發揚他們的精神，首先要做的是把他們混雜靈暈的頭殼改造就有情感的科學的腦袋！

人們已然明白了必須東亞產生新的共同興趣的文化生活時，智能已許可他拿出力量時，新亞的文化早有了規模了。

日本·滿洲國·中國

#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這是自然而然的。並且我們必須做到這種自然然而，勢不能加以強迫。


一方在智力方面以科學的力量推進它，一方則又必須使得東亞各民族的飢餓成爲力量，使傷痕成爲一個農工的產業戰士，爲了共同生存的生活而鬥爭！這樣，文化的那具有條理的信仰，就會成爲他們奮鬥的目標，由是文化事業乃從而得到實體的保證，保證它的成功。

雖然說，唯物論未免過偏，但同樣唯心論也是過偏的。文化雖可以創造新的生活，但新的文化必從舊的生活的革命中才可以興起。舉一個例，比如那封建的以及外來侵略以及天災與其他人禍的壓迫，中國人是有了辛亥的革命；由於這把中國歷史翻轉新的一頁的社會革命的興起，新的文化於是開展着。至於以三民主義或大亞洲主義爲信仰的東亞以及中國永久文化的建設，却因革命時代一冷却便由新的剝削新的封建來代替甚至出賣了那個信仰，結果不但是不能由新的文化產生建設，創造合理的生活，反而中國人過的生活比以前更爲凄慘，雖然名目上是民主國家了，可以自由些。那就是說，飢餓不是不可以運用的，但必須使它成爲力量；那過去的創傷所留下的傷痕，不應該只成爲恥辱或復仇的標誌，留來紀念，必須使它出更大力量，這樣，最起碼的生活條件是必須求得解決的，那纔可以使它確保文化的建立。

許多人的消化力不足，嘴巴却拼命在吃；那是指中國人對於外國文化的吸收和消化運用。其實這在短期間內是無可奈何的。等於一個鄉下人到了出於夢想以外的繁榮城市，對於一切希奇古怪的事物，總是先看眼內，記在心裏，然後才有辦法去判別好壞和理解。由於大革命的影響，我敢說，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的進步迅速和廣大，是世界上很少國家可以比得上的。十年來及抗戰以後的中國文學，更顯得有特別的飛躍，雖然路是被引路者帶錯了，但平心而論，它的迅速及堅強，倒可以嚇人一跳。我們覺得這種壞現象裏也有一點可貴，就是中國人也不一定只是祇會吸收，不會消化的笨機器，相反地，那求知慾與拼命在思想迅速往上爬的精神，是值得重視的。這種精神，是受了大革命的影響，是受了民族主義特別提高其要求的影響。它走錯了路綫，但同樣也可以用理智把它拉上正途來，它那力量是可貴的。因此我們要是讀起中日文化的溝通，不能忘記我們民族的現實：阻力及動力。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起之後，國際情形是變化得異常迅速。我們對於日本的戰力，固然感到偉大，但這偉大的後頭，却使我們感到慚愧。因此如果中日文化溝通的認識單是建築在感到日本的偉大一點上，這無疑是負累了日本，不會給日本一點好處。這是說，中國如自己不振果作，祇以人家的歡喜作爲自己的歡喜，這樣子做做應聲虫，決然是不會生出力量的，既然生不出力量，怎好高拔了人家認兄弟，中日事變問題真的解決，是在於新的中國有實力，同時英美勢力的解除。但這新中國的實力，却不是人家可以替我們產生的，只有在人家的協助下自己去努力！這一點，說起來像很不客氣，但要想中國配做日本的朋友，首先不要使日本負擔加重，才可以談到其他。因此在文化溝通一點上，我們把日本的進步接受過來，我們也希望能把我們民族的現實以及產生近代中國文化的民族精神，坦白地擺在友人的面前，了解它，發揚它，從而促進其友好的關係。

許多事情是因爲互相瞞蔽，努力掩飾真相，不但誤會生出，並且誤會的地方也就無法消除。宗教雖然還可以在現世紀統治了一部份人的思想和信仰，但是它的力量已微，甚至有些國家是拿了某一宗教做招牌，其實完全不受那宗教所拘束，或是那宗教已經變了質。因此文化事業的建設，我們是不能再以爲宗教是靠得住的。比方在中國，宗教是信仰自由的，然而算是相當有勢力的基督教，佛教，現在不過在一般老年人及無知的婦孺們拿來做精神的安慰而已，再也不能被重視。所以由中日文化溝通一點上想到東亞文化的建設，我們是應特別認識這些，不能讓現實把我們欺騙，那纔可以有把文化生活建設成功的希望。

# 小兒良藥



**發育 強化**

能除小兒百病 四季平安

中國發行 總大藥廠

上海南京路三五〇號

各藥房均有出售

相諒解與接受，那也是一切問題，均無從談起的。

我們要想能有計劃地，步驟地把文化生活的崇高理想實踐於事業的建設，則我們必須定出個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相關於各方面的一種中心思想，由這個中心開展了運動，由這運動來集合各民族間的力量。這個中心思想必須是能置大家於共存榮，不是剝削的，或屈服的；是具體的，不僅只是口號標語的。

由一個單位以至兩個以上的溝通，由一個以至兩個單位以上的共同協力，由三兩個單位的共同建設以至於所有單位的共同協力，那麼文化建設是步向成功之途，而新的東亞民族的共榮生活，是被創造了。

我頑固地這樣說：新亞文化，須先從發展各民族的優秀精神上做起！



# 給中國知識界

高坂正顯

是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前的事，我在「改造雜誌」寫了一篇下述的文章：「中國人士自古尊重歷史的。只是中國被中華意識所禍，怠於從廣大的世界來觀察世界之一份子的自己，於是在近史上有中國的敗北。新中國非學習從世界史上觀察自己不可。那時，中國纔能真的深深地甦生了吧。……我殷期能給年青的中國學者和年青的日本學者之間，以共同協力於編纂新世界史的機會。因為我相信中國知識界和日本知識界，共從世界史之廣大的立場來反省各自於世界史上所佔的位置，才可補救兩國近年之不幸的關係。」

即使今日我也不改變這個意見。真正只有從不為世界史所羈束的立場，才能理解兩國的，東洋的共通的命運。但同時，我想今日更有共同對下述之點反省的必要，即單以批評或審查英美文化為能事，是不足的。更非分析在廣大的世界之現代危機的由來不可。由此來能真正開拓往世界之路。

我想不容氣的直說。此事在中國諸位特別是燃眉之急。蓋因中國把一切都包

藏在世界危機之中，而在煩惱着，表現着。中國是世界的苦悶的鏡子。誰也知道中國現在劃分南京，重慶，延安三個中心。而各代表着交織在世界前所未有的激鬥中的現在各國。於是給有對於大宇宙（Macrococosmos），而表現其之小宇宙（Microcosmos）的關係。中國以身體驗着世界之分裂。

但事態在中國更為深酷，蓋三民主義，由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所構成。然而這三個主義互成排擠之勢，這豈非今日中國之精神是偉大的天才的革命家孫文，爲了救中國，從其政治的直覺和體驗之中綜合而來的。但自今却自行解體，自行分裂。上述政治的分裂由於精神的分裂，而更趨深酷。其原因在那裏？

中國諸位想其原因是在於外國之重壓及侵犯吧。我想否定這個想法。但同時我希望日本知識界注意兩個互相關聯而存在的原因。

第一，構成三民主義的三個主義，單以其自體來看，與其說是可建新時代的原則，毋寧說是含有糾正點的過去時代

之諸原則。例如與民權主義相通的民主主義，即在美國也顯着的在變質着；與民生主相通的共產主義；其自體在蘇聯劇烈地變異着。同樣民族主義，不能算做不欲與他民族共存的單純民族自決主義吧，如此這三個主義，單獨拿個別來說，均自應該改正的過去的。以其自體言之，正可代表過去時代的危機吧。惟幸賴孫文之天才，集其三個爲一個，提示了三民主義。於是得爲新時代原理的萌芽。若他還是存在，其三民主義恐要終極歸納於一個主義吧。因爲他不會把現在的危機，近代文明的危機就此放過的。最初我講不但應行批判審查英美文化，且更必須分析在廣大的世界中現代的危機來源，即因此。使中國分裂的，是近代的文明。只有超克近代文明的危機，才能真正使中國從悲痛的分裂中恢復自己吧。那末應從那方向看出建設的地方呢？於是同應注意的，有第二點。

應加沉思的第二點在何處呢？上述的第一點，總而言之，爲近代文明的危機。代表它的西洋文明的危機。反之，該注意的第二點，存於東洋文化之中。我想坦白地承認，在應行超克的西洋近代文明之同時，存在着應行超克的東洋文化。由之，新東洋文化始有世界史的意義而被創造出來。林語堂敘述說：「我們把日本軍隊從我們國土擊退，或使其不得已而後退後，始能再給我們考慮像這樣一切混亂的文化有甚麼意義？和怎樣

才可保存我們底古老文化等時間吧。而當前第一可拯救我們的，並非我們底古老的文化，而是機關槍和手榴彈。中國國民等到日本人停講亞細亞共同文化爲止，不要談我們底古老的文化吧。」我也和他一樣，不想單談古老的東洋文化。這決非能救東洋的。但我不和他一樣，徒在西洋文明之前叩頭。反之，我想現在世界之危機，尤其東亞之危機，是從西洋文明的危機所由來的。在幸運的他，難道西洋文明一點不帶陰雲和危險嗎？東洋文化的問題，難道要在戰後纔嚼着咖啡而談笑的嗎？否，新東洋文化應從此戰血的洗禮中，破開舊殼而形成的；如此，這戰爭不是始能成爲向東亞永遠和平去之道嗎？他以教重慶之難爲急，而不思中國之深刻的危機，何況他並沒有切身感到東亞幾萬萬生靈的悲慘。拯救中國的人，同時該爲建設大亞細亞的人，這是克服近代歐洲文明之危機，以及東洋古老文化之殘滓，樹立新東洋文化的人。不自覺此點，不是使中國更趨分裂，使東洋更陷於混亂嗎？孫文是大亞洲主義，雖還有要加考慮之點，然實際含有頗多值得傾聽的地方。

這並非是忘記戰爭人底言辭。反之，只有由於如此反省爲媒介，爲東亞的戰爭，纔不至徒路踏入歧途，而得步於正當的大道吧。從這個立場，我想主張中日兩國知識人士，應無隔閡的來共同研究。



蘇聯的生產生活

渡邊善一

變貌。  
關於這一點雖有種種的毀譽褒貶，但是姑且不論它的好壞，僅以戰時下的蘇聯為話題來作一借鏡，想不為無補罷。

### △二重價格的效果

戰時下的國內政策，無論那一個國家都盡力的緊縮着民需，可是在另一方面又對於糧食的最低量和增產，在蘇聯是不注視一點其他的事物的，而僅對於增產一點着力，過去的二十多年之久，將糧食問題與民需物資問題放在一塊整頓，經過了幾度的惡戰苦鬥，當局的施策也能很巧妙的把握重心，而得到收攬人心的效果。

去年四月中旬，莫斯科市內新開設了國營糧食販賣店，和五十家連續不斷的國營商業菜館，而且六月末又出現了衣料品販賣百貨店等，這些都是蘇聯式的經營方法，所謂國營商店中販賣的物品，從配給物的麵包起，砂糖，肉類以及其他的糧食品，還有肥皂等也不用配給票，任何人都可自由的購買，所以該店自開店的日起，無一日不是空前壓倒的盛況。

戰爭是要求着社會現實的緊嚴，若是以戰前的尺度來計算戰時下的生活，在那裏就發出「不平，生出不滿吧。可是若是這樣，今日之嗚呼苛烈的戰爭，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事，盟邦德國迄至現今止，曾經身嘗到了幾次嚴厲激烈的戰爭，而且敵人英國也咬緊牙根來忍受這次戰爭的經驗，何況蘇聯是危如累卵而且爲推行戰爭的一切政策，國民已有了強毅的神經能厲行，爲了戰爭的勝利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戰爭第一爲前提，連曾經罵過阿片的宗教也復活了，階級制也成立了，而且曾經強調過愛祖國的前帝制時代的英雄也被讚仰，高唱強化家族主義，徵用所有有能力的人物，使國民生活入於一種活氣的現象。這樣一來，蘇聯的國內政策實在是很注目的

但是價格特別的高，譬如黑麵包爲公定價格的二百倍，砂糖爲百八十一倍強，牛油爲三十五倍強，這樣可以說是政府公認的黑市商店，然而爲甚麼有像這樣的商店開設呢？這就是爲潤澤一下久苦於首都莫斯科的市民，而同時爲集收都會的遊資，以謀訂正集團農場市場的價格，這種二重價格的政策，在蘇聯可說是戰時特有的現象。

同時販賣量當然也有限制，麵包一人一次規定限買二百公分，牛肉百公分，雞肉五百公分，臘腸四百公分，水菓五百公分，魚百公分，砂糖二百五十公分，雞蛋五個，要是於配給之外想食黑麵包，雖是二百公分的少量，也得四十盧布（現在中儲幣七十二元四角），牛油也得二百盧布（現在中儲幣三百六十元餘），又點心也有，一只得五十盧布

品目	單位	公定價	市場價格	商店價格
黑麵	一公斤	一	100	100
牛油	一公斤	二元	800	1000
牛乳	一公升	一、四〇	八〇	六〇
雞蛋	一個	〇、五	三五	三五
牛肉	一公斤	四	四〇〇	四〇〇
雞肉	一公斤	四	四〇〇	四〇〇
鰵魚	一公斤	五	六〇〇	六〇〇
鱈魚	一公斤	五	三〇〇	一五〇
魚子	一公斤	100	—	1000
臘腸	一公斤	三五	—	八五〇
檸檬	一個	七	—	七〇
洋酒	一公升	三、四〇	—	四〇〇
角砂	一公斤	五、五〇	—	1000
紅茶	一公斤	九	—	1100

這就是二重價格制的表現，一般民衆於公定價價格配給品外，如到這個市場去，價格雖然很高，可是能買到一些配給品所沒有的食糧品，這個市場價格一般稱之爲大黑市場，可是若在國營商店中更比這還高，所以又可以稱爲三重價格，近二三年來市民所未食到的食糧品在那裏也能買到。

因此蘇聯當局之能吸引人心，也不是毫無理由。

國營商店的主要物品與價格如下，公定價和集團農場的市場價格相比較，實在是很和興味（單位爲盧布，一盧布可看作現中儲備券三角五六分）。

之數，如照規定量買五個，就需約中儲幣四百六十一元之譜。

於西式酒店中一碟火腿需要九十五盧布（約合現在中儲幣一百七十二元之多），洋酒一瓶六百盧布（約合現在中儲幣一千一百十元），達到這樣驚人的數目，更加以若要到衣料品販賣的百貨店去，婦人的鞋子就得化二千乃至三千五百盧布，男子的西服就得化四千五百乃至一萬盧布，至於婦女所穿的斯脫拉抗割皮大衣則需五萬盧布，手錶也要四千盧布之高價，那麼來到這公認的黑盤市場的蘇聯市民是怎樣的情形呢？一般軍需產業方面的勞動者月收五百盧布至一千盧布，其他各機關的職員平均每月收入也不過只四百盧布至五百盧布，在這些人們當然不可能，然而赤軍將兵與持有重要產業的人，或者國家的指導階級者們，他們每月有數千盧布，像這些人們比較持有的持有購買力，並且按照職業的規定也有折扣，所謂被稱之爲「蘇聯的英雄」者六折，赤軍將兵七折，技師八折，打九折的人很多。最有趣的是酒店中大多數的客人是軍人，無論在那一個桌上都擺着的一碟或二碟的菜，風味很好的洋酒和香檳的生意氣象也不大好。假若一旦稍飲，那麼整個的錢袋就要一洗而空，所以有的人竟有飲冷水，一面聽音樂而一面窺視別人桌上的菜肴，以圖聊飽眼福而已。

究竟這個制度是蘇聯的獨得，其對於戰爭的遂行有貢獻者，或從事增產者以及在第一線的國民指導者，他們是能夠得到一點潤澤，至於沒有力量的機關下級員役，如旅館飯店中茶房掃夫等他們不能去購買，而僅只能去看一看市面作隨聲應響的行動。因此一般收入較少的人們，他們祇有由公定價格得到配給品，那麼他們的節約緊縮，對於戰爭的遂行是寄與了怎樣的努力呢？同時高貴商品的出現，必然促成物價的騰貴，可是，商業店因爲是國營，其被吸收了的賣掉金額成爲國家的收益，所以結果由這種循環而不致成

為惡性的通貨膨脹。  
在最近當局又特別的將這些商店的價格漸漸向下壓抑，這個情形或者是想將來把配給票制度取消，再回轉到自由販賣之下，在十幾年前，蘇聯當局於第一次五年計畫時已經對於這種商業制度得到成功的經驗，近來傳聞除麵包之配給外，其他物資的配給票制度已被停止。但是這不過是首都莫斯科的情形罷了。至於各地方的食糧與民需物資終究是不能和這相比擬的。

### △「生產吧！繁榮吧！」

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情報局曾發表過去三年間德蘇戰爭中蘇聯所蒙受的人口損害，僅以戰死者被捕者計算就達五百三十萬，自然這個數字不能說是精確的，若是將負傷的和下落不明的人都計算起來，這個數目恐怕就大了。然而於誇耀着人口資源豐富的蘇聯，尚且還如此的獎勵生殖，可見其對於「人」的重要性，是很明瞭的被認識着。

因此，蘇聯當局為圖確保人的資源，而且為鞏固家族的紐帶起見，於七月八日蘇聯最高會議幹部會時，公布關於保護「母與子」，獎勵多產，規定結婚離婚的新規則，獨身者以及子女少的夫婦應課稅，禁止墮胎等五項三十二條的長文法令。

在蘇聯從來對於男女關係是比較放任的，可是這種改變可說是極度明顯的劃期的法令，家族之被重視，就是蘇聯發見了新的去向的目標。

法令的開頭就這樣的寫着：  
「母與子，乃至於家族繁榮的考慮常為蘇聯國家的要務之一，為保護母與子的利益起見，國家對於妊婦和養育有兒童的婦女，應給予莫大的物資援助，然而在戰爭正酣之中，或者戰後，兒童多的人在物質上定必非常困難，為此，國家更應當有再擴大援助保護政策出現的必要。因此對於妊婦以及兒童多的婦女，無配偶的婦

女應擴大物資援助，以獎勵多產，保護母性和兒童為目的。」

像這樣的內容看起來，首先對於多子的婦女給予多額的扶助金和暫時補助金，在蘇聯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月的法令，是持有七人以上的兒童的婦女給與扶助金，這次改為三人以上就給與扶助金，其扶助金和臨時補助金有如下表：

兒童人數	臨時補助金 (單位為盧布)
三人	四〇〇
四人	一三〇〇
五人	一七〇〇
六人	二〇〇〇
七人	二五〇〇
八人	二五〇〇
九人	三五〇〇
十人	三五〇〇
十一人以上	五〇〇〇

每月的扶助金為嬰孩出生滿一年以後給與，至六歲時為止。

又對於不行結婚生活，沒有一定正式丈夫的婦女，如果也有了孩子，有一個孩子的每月補助一百盧布，二個孩子的每月百五十盧布，三個孩子以上就可得到二百盧布，期限為兒童至十二歲止，幼兒如果送至保育機關裏養育，自然就不能得到扶助金，國家負責養育，這樣一來，雖無父親的孩子也能得到養育，蘇聯現在祇一心一意的生育和繁殖。

更加上妊婦的特別有特配的食糧品，勞動的婦女於生產的前後有六十三日至七十七日的休假，從妊娠起四個月以後，就得免除規定時間以外的勞作與夜勤。  
除以上實際的利益外，對於多產的婦女，並給與精神上名譽的獎勵，以顯彰多產的母性，因此特制定「母性徽章」和「母之光榮」的勳章，並且再冠以「英雄之母」的稱號，生育有五個孩子的，頒給二級「母性徽章」

「，六個孩子的一級「母性徽章」，七個至九個孩子的頒給「母之光榮」的勳章一個，十個以上的則賜予「英雄之母」的勳章與稱號兩者，在頭上用頭巾將頭髮束紮住而身穿着很華美內衣的姿態豐滿的俄國婦人，在她們的胸前掛上「英雄之母」的勳章，那種得意洋洋的光榮態度，實在是值得令人發笑。  
在新法律上的所謂夫婦，是指完畢了法律手續，而巳行登錄者，離婚，在從前是很簡單，現在却非經裁判不可，如果經判決不成，必需繳付離婚手續費一百盧布，成功亦得五百乃至二千盧布的應繳費用，這樣一來，其結果是弄到不能離婚，又加以對於獨身者和兒女甚少的夫婦，課上新稅，這些完全是在鼓勵着「生產吧！繁榮吧！將地面充滿吧！」而推動人口政策的實施。

### △赤軍、婦女兵、敘勳等紀

蜿蜒三千公里的戰線，實在是錯綜劇烈的激鬥，經幾度的出生入死的戰爭，而打開了重大危機的蘇聯的抗戰，在第一次赤軍能夠得到了握手，至六月下旬好容易兩者間才成立妥協，又新亡命政權於阿爾傑爾設立「法蘭西國民解放委員會」，兩人均為委員長之雙重齊下政策，德哥爾掌理政治一般，那羅為兼陸海空軍司令。

但是在前年七月，蘇聯突然的發出承認「法解放委員會」的舉動，而在公式上仍然不承認美英的傀儡，這樣一來，德哥爾就漸漸的傾向於親蘇政策方面了。同時阿爾傑爾裏亡命的法共產黨的人們，這個時候也來積極的開始參加活動，逐漸的鞏固着地盤，而且德哥爾又將那羅派的要人們一個一個的捕拿，在前年十一月也就趕走了那羅委員長，又在去年四月免去那羅陸海空軍司令，而任命為教育總監，這種空文辭令完全是用以達到了驅逐他的目的。  
方將亡命政權造成為德哥爾一人的天下。

而美英又呼出「法蘭西解放委員會」應改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聲音。

老翁的美英在第二戰線結成後，即使德哥爾退去阿爾傑爾，於去年七月初旬並訪問華盛頓，與羅斯福相會見，會談的結果僅僅的被當局承認占領地區的法國民政，事實上的權限，至於軍政兩面的全權限，依然是在艾阻好哇的手中，成為新臨時政權的大統領的德哥爾，他本年五十五歲，身長軀瘦，沉思寡默，好像是一位學者態度的武將，他熱心地研究機械化兵器他主張近代戰的重點不是在人力而在具常戰線時他曾為過德軍的俘虜。

蘇聯戰鬥力旺盛的根本原因，由以上也可窺知大概，在這三年餘，赤軍的情形是完全的改變了，厲行史太林命令的所謂「一面戰爭，一面學習」，其對德作戰，吸收德國的戰術，而反施於敵人，或者是行蘇聯傳統的，不惜犧牲的大規模作戰，所以才有今日的

病空特  
房氣經  
設清濟  
完涼產  
全科

## 蓬萊醫院

南市蓬萊路三八〇號  
電話(二〇)七〇六一三

攻勢期出現，同時蘇聯又行了許多軍制的改革，例如軍旗的制定，政治委員制的廢止，設置親衛部隊，改換明示肩章的新軍裝，又增發各種勳章紀念章，敬禮的嚴格化，大量發給進級等十種以上的大旗改革，以強化赤軍的力量。而且成績不良的將校，也就毫不客氣的免掉，而任以新進者為者。

一九四〇年五月赤軍新階級制制定的當時，元帥不過祇有羅西羅夫，勃爾魯，那摩信哥，夏婆西梨哥夫，克利克等五人，可是在今日則除了上述的五元帥以外，尚加上史太林等五元帥，若是再加上特科部隊（航空，砲兵，戰車，通信，技術）的元帥共計十三元帥，這些元帥的特徵，就是年齡平均都在四十歲的左右，而為史太林首相的晚輩的新進將軍派。

國防首席次官 哥夫元帥，他的大名連日本也不大知道，在三四年前在蘇聯國內也是完全無一點砲擊之輩，又參謀總長華西內夫斯基元帥，在今日為赤軍的最高幹部，他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任中將，四二年末任大將，至四三年一月任軍大將，此後僅祇一個月的光景就進昇為元帥，這實在是一種超特急的晉昇。還有現正出動於華盧遜戰線的羅可梭夫斯基元帥（第一白俄戰線軍司令官），年齡不過只三十八歲的青年元帥。

赤軍內部婦女兵也漸逐步增加，而其配屬方面多係為特科隊的將校，和男子一同步伍着也能表現出相當的威風，夫婦均為赤軍將

校的，有丈夫為中尉，而有妻子任大尉的情形，丈夫如要陪會晤妻子時，還要行對長官的敬禮。像這樣的稀奇風光也有，在戰軍隊方面，還有妻子為戰車長，而其丈夫則充操縱兵，夫婦兩人一起駕駛，而也能保持融洽的感情出動着，又在莫斯科的市街中如遇見了兵士不向經理部的青年女將校行敬禮，即有把紅唇上反，瞪着眼睛相視的情形發生，這樣的作下去，不久或許能出現女將軍也未可定。

還有一個話題就是勳章徽章等的增發，在蘇聯的各方面近來對於軍人和工具實行大量的敘勳進昇，簡直是擠破了紙面似的滿列着，這樣與其說是勳章的增發，不如謂為勳章的亂發倒好，在從前的俄國人對於勳章是格外的歡喜，在蘇聯這樣的特殊形態的社會中，個人的優越感，惟有憑勳章和紀念章才能使之滿足。同時被授予了勳章的人，在任何場所都可不必整列隊伍，因為有這種特點，所以每個敘勳的人都是非常的高興與光榮。

蘇聯當局深悉此種心理，為昂揚士氣，收攬人心起見，而特利用敘勳政策，前定出許多新勳章及新徽章，其中分有赤軍各種兵科的徽章，如迫擊砲優秀兵徽章，鐵道優秀兵徽章，除此尚有一種傑作，就是烤麵包優秀兵，和伙夫優秀兵也給與了徽章或勳章，最近甚至出現了輸血徽章，這些都是未曾有的奇聞。（完）

**戰時知識**

唐詩中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詩句。從小就聽說葡萄要算西涼的最好。秋之感觸，也從葡萄萌芽。日本「經濟每日」刊過一首頗饒興味的小詩，譯意是這樣：「隱匿在庭園裏的小狐，在無人半夜裏出來，在秋葡萄的樹葉下，悄悄地向摘含露的葡萄球。妳雖不是葡萄，我雖不是小狐，但一樣人不知鬼不覺的悄悄地偷妳的呵，是我底心！」

其實不只小狐，想摘葡萄上口的食慾，恐怕人人皆有的吧。可是，在今秋的日本，這新鮮的秋之感觸，就徒變成回想了，因為秋之味覺的葡萄，也是戰力的一翼，被充作科學兵器去了。

怎樣做成科學兵器呢？顯然，那甜甜的果實是不能直接變成的。首先，把它採取酒石酸，便產生科學的價值。在戰前酒石酸，即已當作布帛染料，醫藥用，食用，持有相當廣汎的用途。到了科學戰日益白熱化的現階段，它便負上作為決戰兵器之重任了。

第一，利用酒石酸鉀（洛瑟爾鹽）底特性以成的，有音波兵器中一種的音波發射器，以及水中捕音器。這兩種裝置，凡航海的艦船為了避免敵方潛水艇魚雷攻擊，在電波兵器上講，可謂為其心臟的真空管之電極，它所用的稀有金屬鈮（Niobium. 鈮 TANtalyb之鍊製，非使用酒石酸不可，不然，難以發揮優秀的性能。再者，對光學兵器也極有關係，利用重金屬和酒石酸所成的錯鹽，complex salt 塗在探照燈的裏面，可使強燈反射力強烈；此外，又可當作海水的脫鹽劑，或是昂揚士氣的清涼劑。明白它底科學的新價值，無怪日本政府要

盡量收買充公了。日本的產量，據農林統計表，事變以來，以昭和十五年（民國二十九年）出產一千六百八十三萬貫（一貫為一百兩）為分水嶺，此後漸次減少，因為它底地盤被主要食糧所蠶蝕。主產地以山梨縣開頭，約有大阪，岡山，山形，長野等府縣，山梨的名產是「甲州葡萄」，產量也斷然拔羣。

再講一講從葡萄採取酒石酸的過程。先行釀製葡萄酒，從酒中採取酒石的結晶。留在果皮的酒石酸，以及多少總有一點留在葡萄酒中的遊離酒石酸，均用別法加以採取。葡萄一採酒石酸是吃不成了，但葡萄酒依然甜津津的可以上口，所以愛喝葡萄酒的人士，是不必抱着杞人之憂的。

**二週年紀念號 學生文學大徵文**

- 一、徵文種類：論文、隨筆、新詩、小說、
- 二、應徵規則：
  1. 資格：男女中學以上之學生，不許匿名，須註明姓名、校址、年級及作者住址。
  2. 文體：一律為語體文，字數在六千字左右，來稿用作文稿紙或原稿紙繕寫，並加標點符號，封面須註明「學生徵文」。
- 三、酬金：當選作品，第一名，貳萬元。第二名，壹萬元。第三名，壹萬元。並另贈與紀念獎。
- 四、截止期：四月十五日（以郵局圖章為準）。
- 五、發表期：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本刊二週年紀念號）。
- 六、評選：本刊編輯部。
- 七、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



### 我的寫作經驗

藁 謨

我在中學裏讀的是商業，大學裏學的是教育，文學院課程偶爾旁聽幾次，這並不是我意志變遷，實受環境影響所致，因之，我的寫作範圍，甚為廣泛，採雜，同時，應用筆名過多，讀者仍有陌生的感覺。

距今二十年前，我已開始練習創作，最初所著童話與小說，發表於商務出版的兒童世界婦女雜誌，民國十五六年間，我最喜歡翻譯短篇英文故事，此時草稿雖多，可刊出者僅佔十分之二。

直至十八年春，我承親戚徐志摩的熱心指導，會見了胡適等先進，才對新詩強烈愛好，舉凡近十年來的新詩結集收羅達二百餘種，除教育門功課外，廢食忘寐地研究詩歌，初期作品，頗染上西洋格律詩派的影響，附錄在後來新中國書局出版的小說匯選集裏。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拙著兒童文學結集往返集經過艱苦歷程而問世，亦為新中國版，至今看來，這第一本出版物，我似乎還不認為拙劣，為了我曾精審下筆之故。嗣後，差不多，每年都有單行本刊行。不過，從業以來，限於職務，間亦著譯教育用書三種，並且，戰事發生，文學新著如「披荆集」小說「紆軫集」散文「魚躍集」論評等，均係由內地正中書局發行，上海較難購得。又曾主編月刊數種，凡此暫不置論，下文專述寫作的一得之愚。

從經驗到技術  
過去某一時期，文壇有過類如哲學的理性論與經驗論之爭。前者但憑天才與技巧，便

可深入堂奧，後者以為縱屬販夫走卒如能不斷努力亦可變為文學大家。援引了尼采與高爾基，而兩者實各有所偏，祇能表示內容和形式的一端。

號稱天才之輩，決不能完成部偉大作品，依據行為派心理學說，連天才二字也不能確定，一般有志文學者正不必為非天才而悲哀，我人堅實的基礎，倒是經驗的擴充與繼續的努力。換句話說，必先具有豐富的資料而後方可計慮到表現技術，徒然有無骨的文字總為讀者所屏棄。

經驗既為創作的源泉，因之，年輕人雖有優異的描寫，亦難掩飾其空虛與單純，經驗重於技術，所謂閱歷已深的感慨才能引人共鳴，這是不移之論。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有一部偉大傑作，不過僅是生活精彩之段落，大多數都拙於表現罷了。有言難說，有口難辯，是未經訓練者通病。我們應該絡繹抓取深涵意義的素材，尋求靈話變化的表達法。

古人推敲詩句，無非辭達而已。但不是要在屋裏咬文嚼字，忘記內容至上。

#### 從散文到詩歌

依文學的起源，詩歌，戲劇而小說，習作之時，却宜相反而進，假如你願意寫詩，實應從散文入手，正彷彿研究新文學的人，假如對舊文學茫無頭緒，未免基礎脆弱，功虧一簣。散文為任何體裁的階梯，自無疑義。

有些自命詩人的青年，散文寫得還未暢通，簡直已花呵月呵地詩意濃郁詩興過發，也

許他們避開泥濘漢路，而自作聰明，結果失望更深。

新詩是留顧缺席，恰如戰後上海所見，究不能誰也來速成為詩人。將呀呀的夢囈充塞篇幅，對藝術全是侮蔑。

#### 從簡短到繁衍

或者有人對「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神往，這並不是正常的現象，寫作應該以適當程度如期完竣。可慢不可快，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下，迎合市儈牟利，最多粗製濫造的長篇。尤其鴛鴦蝴蝶派多有此種傾向。

初學寫作的人，極應從短篇而至較長的試寫。何況，最近因物資與時間的節約，文學已明示簡化的趨勢。那種頗可緊縮為短篇的長文，係按字計酬的惡果。

小說的簡短與減削，不論理論實際方面，均值得闡揚贊同，假如仍迷溺於洋洋數十萬言巨著，豈非糜費的烟幕？

#### 從記錄到發表

文學青年最大的顧忌，便是發表障礙問題。其實，寫作自寫作，發表自發表，混淆為一，熱情頓減。

中國文壇上集團基構，至今依舊存在。某種雜誌，確有排斥外人投稿之舉，甚且積壓經年亦未披閱的來稿，對於嬰兒的殺戮，為無可否認之事。而習作者應勿氣餒。堅持寫作為生活紀錄和知識發展的過程，不必有寫成後即欲刊印的惡習慣。

須知，雜誌的編輯，有時總得披閱外稿，實在為了新作未臻成熟才割愛的。凡遇着較佳作品，決不會全部抹殺。

歸根結蒂，時常考慮自己是否充實？是否進步？假如完全滿意，擇有徵文的月刊試試，較多錄取希望。

#### 從浪漫到寫實

文學原有理想與現實的流別，即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之分。重心建築於超現實以別於後者，互為交替循環，各為重要文藝思潮。例如十九世紀後，便全為現實的支流了。

一種空想，一種夢幻，遠遜於實生活的跡象。與其神游於未可捉摸的憧憬，不如認清眼前的處境。

習作初步，可不必計較這些，或以主義自恃，大有礙於進程。祇須摒除空中樓閣，寫自己知道的事物，便是有骨幹之作。

假如製現實再補以適當想像，一定能標示出活潑的淺條，沁人肺腑。假如一味製造神奇故事，絕無真實感，必遭厭倦。

最後，寫作情境，以匆忙時或緒激動過度時，最不相宜。匆忙中，紛繁錯舛，激動時，無暇思索，必費力多而得益寡。

有幾個人不擇環境可以自由行文，雖極熱鬧的場合亦可管自動筆，有些人必欲夜闌無聲萬籟俱寂再弛緩運思。畢竟拘謹得多了。總之，寫作應有豐富的經驗及優良的技術。若願此失彼，好高騖遠，僅憑架空的描繪繪色的文字，風行定屬短暫。

萬絕人萬 · 備必人萬 · 藥外服內

#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萬火油

# 最新發賣

創新紀錄的賀爾蒙綜合大補劑

# 濟賀爾蒙

糖衣片

男用：

強力生精！  
返老還童！

女用：

滋陰發情！  
健美調經！

總發售處 鹽野義大藥廠

製所造大日本 臘器研究所



濃厚

# 知蜜子聖

田邊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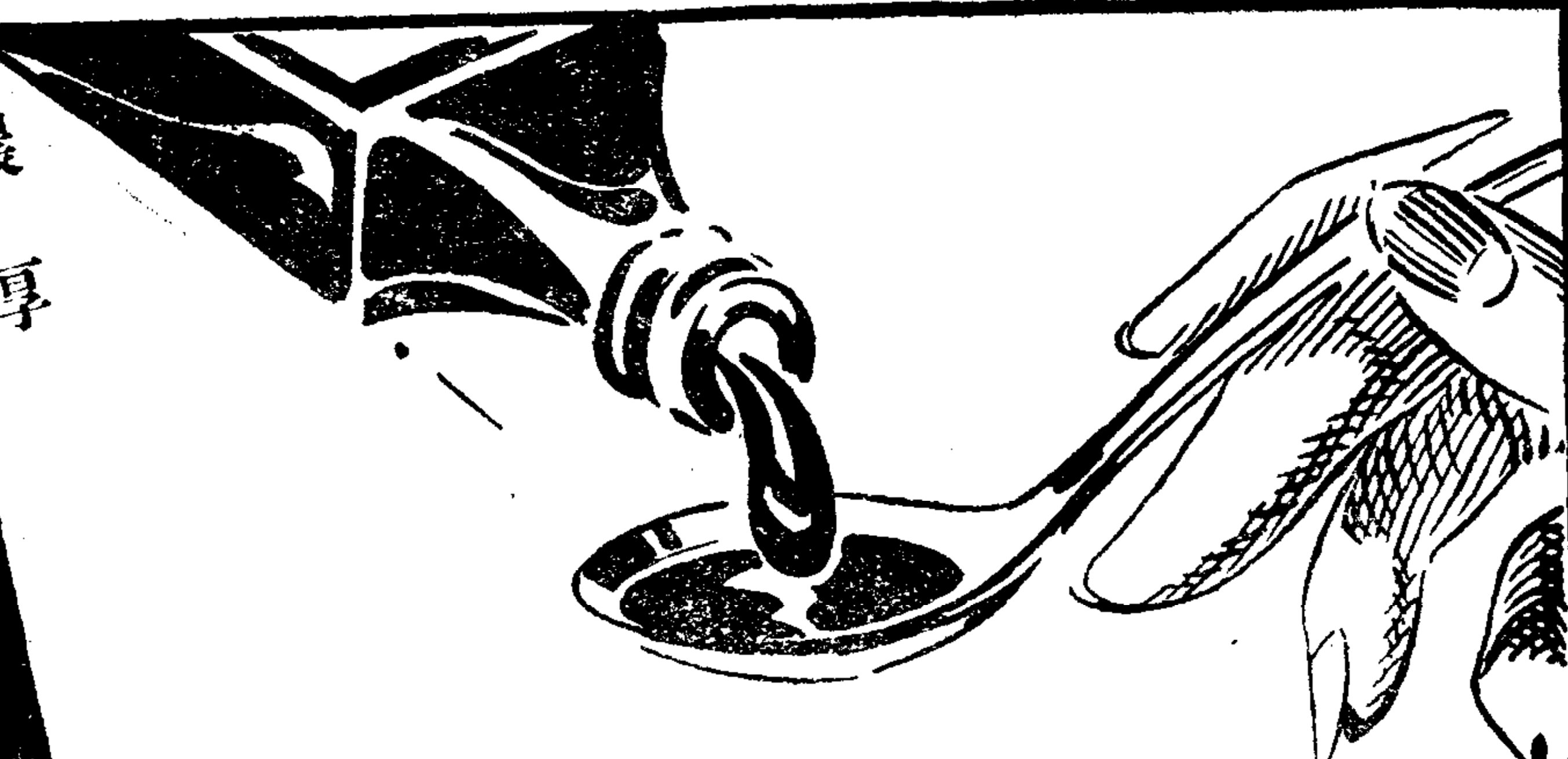
無論百日咳，乾咳，肺癆咳  
氣管支炎，感冒咳，痰多夜  
咳等且兼有預防咳嗽之效。

1. 甘甜易服
2. 不含麻醉
3. 老幼均宜
4. 售價最廉

本劑治療咳嗽  
確有獨特偉效，

喂！咳嗽！  
亦不可不打倒！

擊滅英美時期！



空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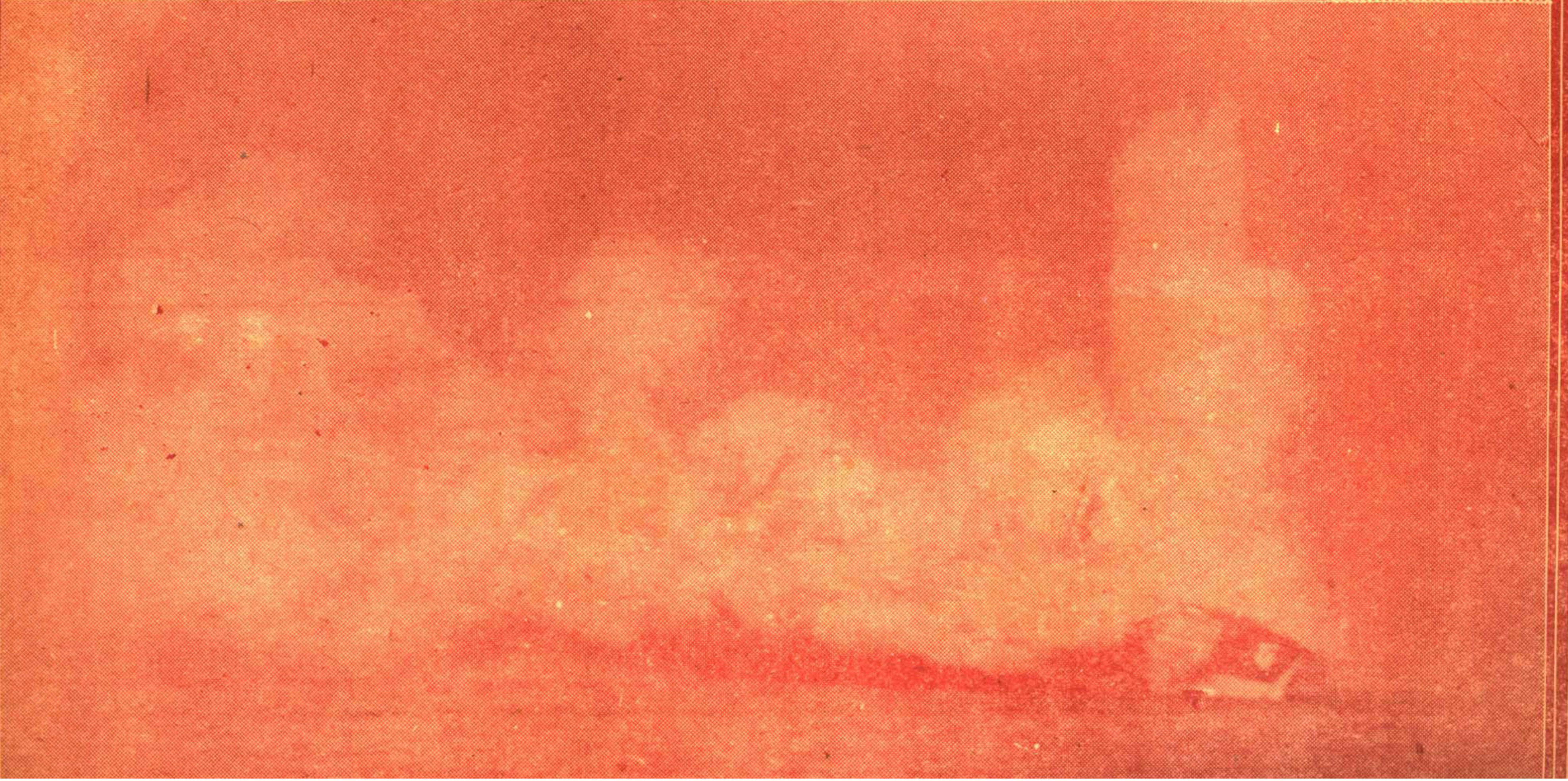
戰

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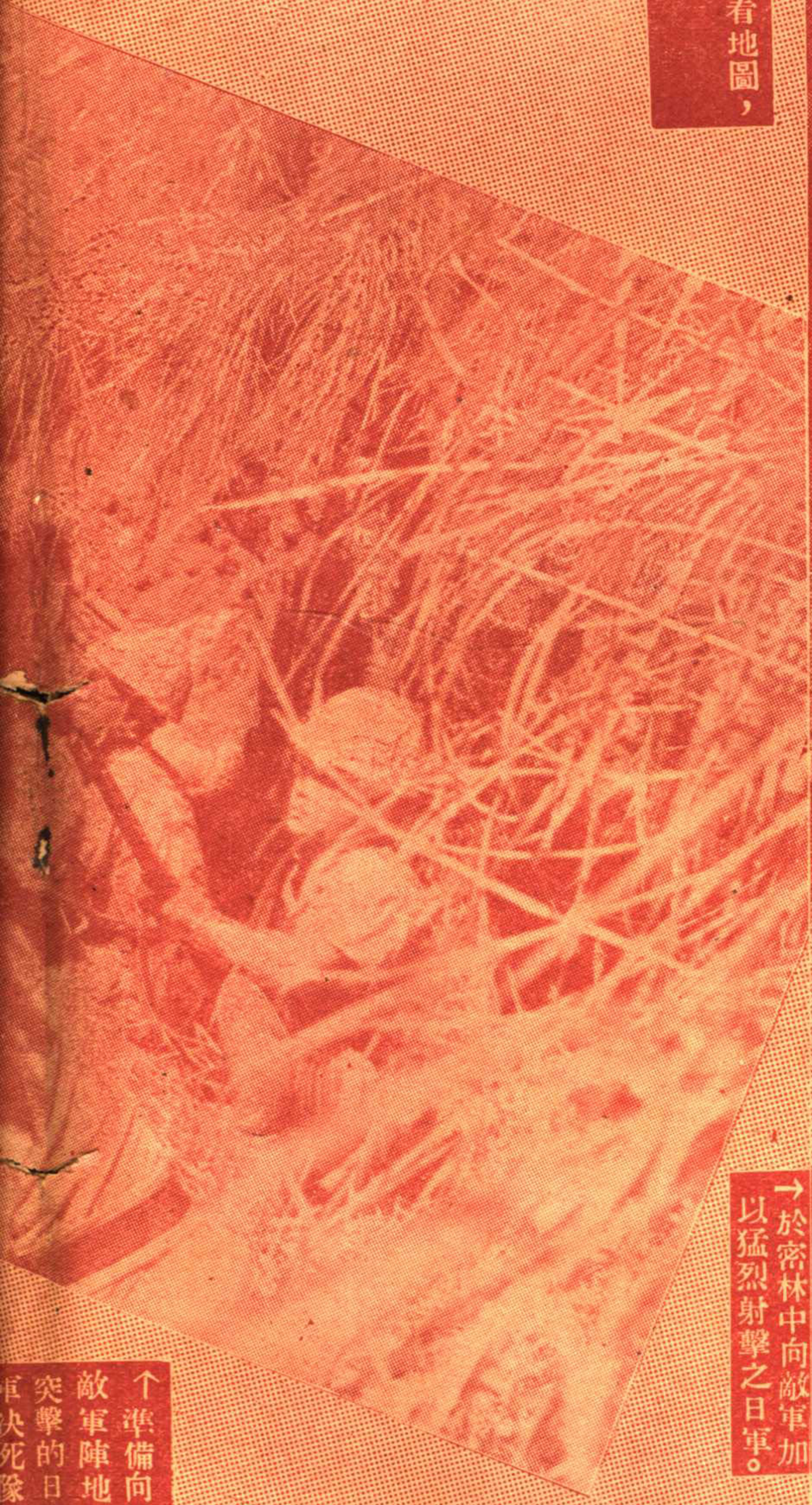
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日本空軍的戰績，實為這次戰爭史上造下了光明的一頁。就以近事來說吧！本年一月初旬敵軍踏上呂宋島後，決戰更形熾烈，該時起迄一月底止，日本空軍特別攻擊隊所獲戰績，計擊沉敵戰艦航空母艦等艦艇八十二艘，並擊毀其七十五艘，予敵如此重大打擊，全出於陸海特攻隊以身與愛機拚撞敵艦所致。日本勇士以身殉國之忠烈精神，誠古今無比，此即如先師孔子所謂：「殺身成仁」的愛國精神也！當然這不外乎中日兩國人民對大東亞建設所表現的民族性。

上，日本特攻隊勇士們於機上猛勇殺敵。中，敵機被特攻隊猛烈襲擊後墜落了！下，敵航空母艦之生命於最後的一刹那。



# 日本地上

→於陣地中團聚觀看地圖，  
協議奇襲敵軍。



→於密林中向敵軍加  
以猛烈射擊之日軍。

↑準備向  
敵軍陣地  
突擊的日  
軍決死隊

## 領袖遺

只有大東亞戰  
爭勝利才保得  
主東亞才保得



—新裝賣—

# 克司命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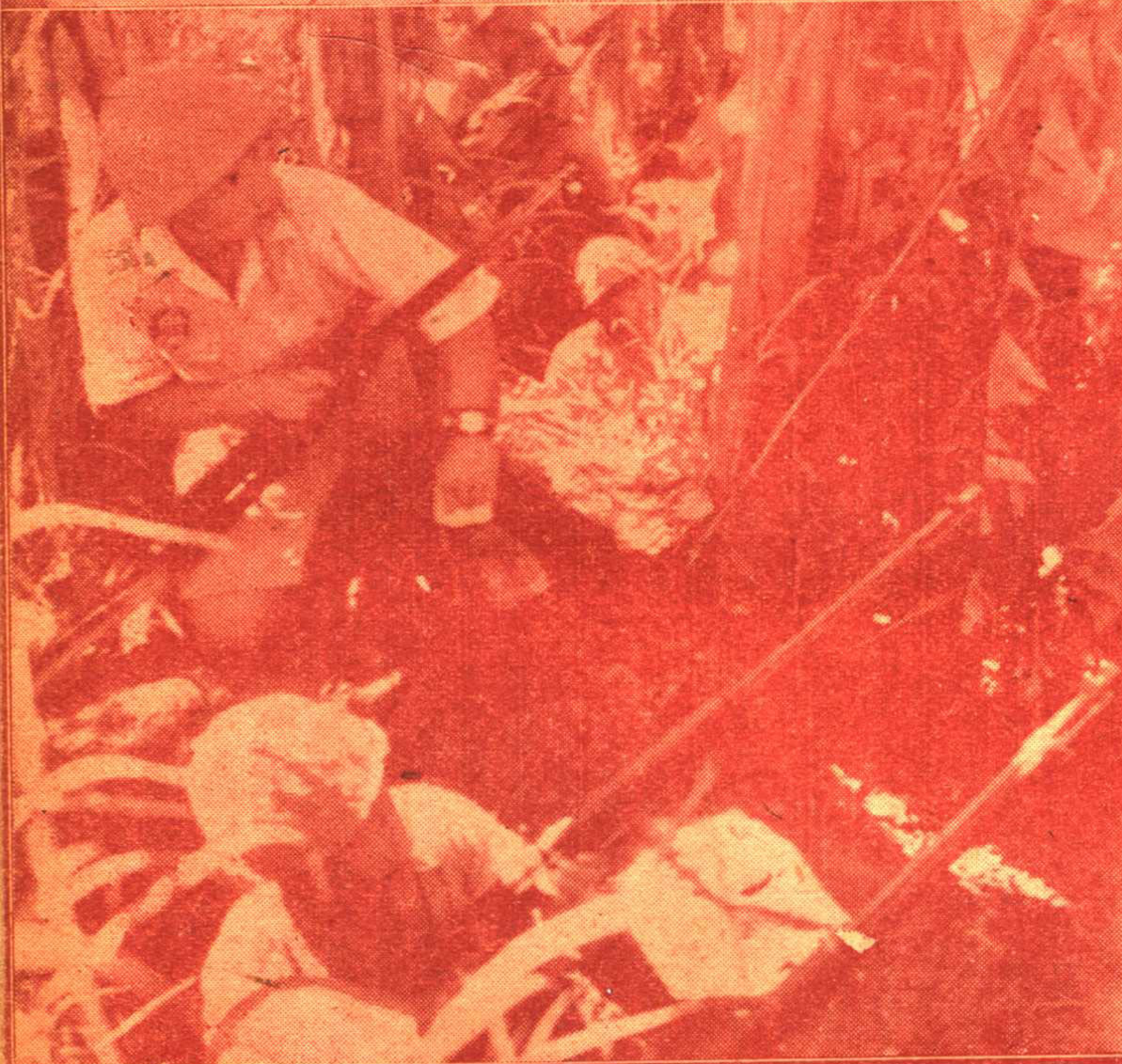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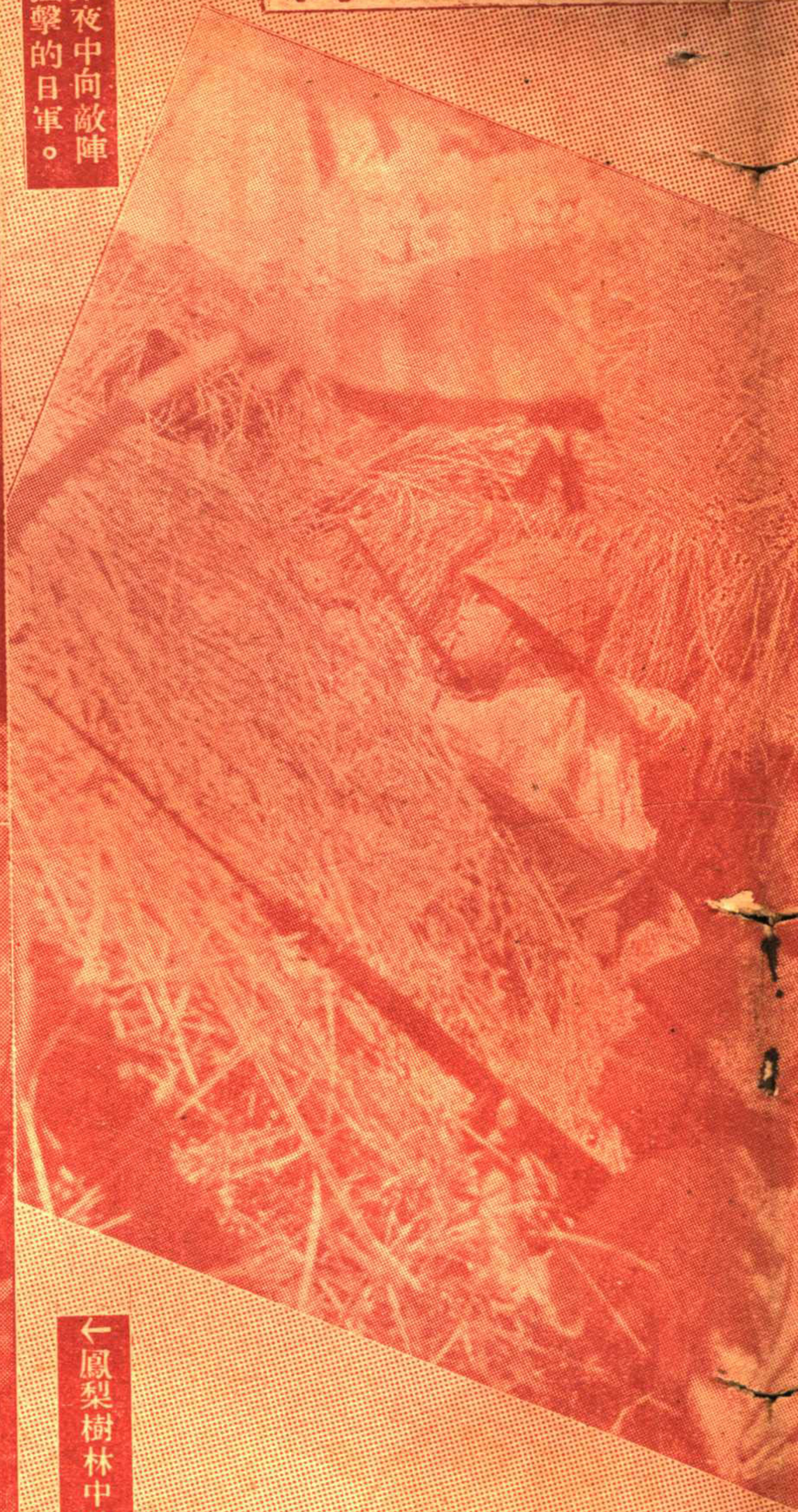
止痢瀉整腸劑

上海參天堂株式會社  
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



# 隊死決上

← 在深夜中向敵陣前猛擊的日軍。



← 鳳梨樹林中的日本決死隊。

突擊的日軍決死隊。



新發賣！  
**鈣安健**  
 結核性諸疾、發育障礙、  
 妊娠及授乳期、腺病質

遺訓

住東亞；才保  
 得住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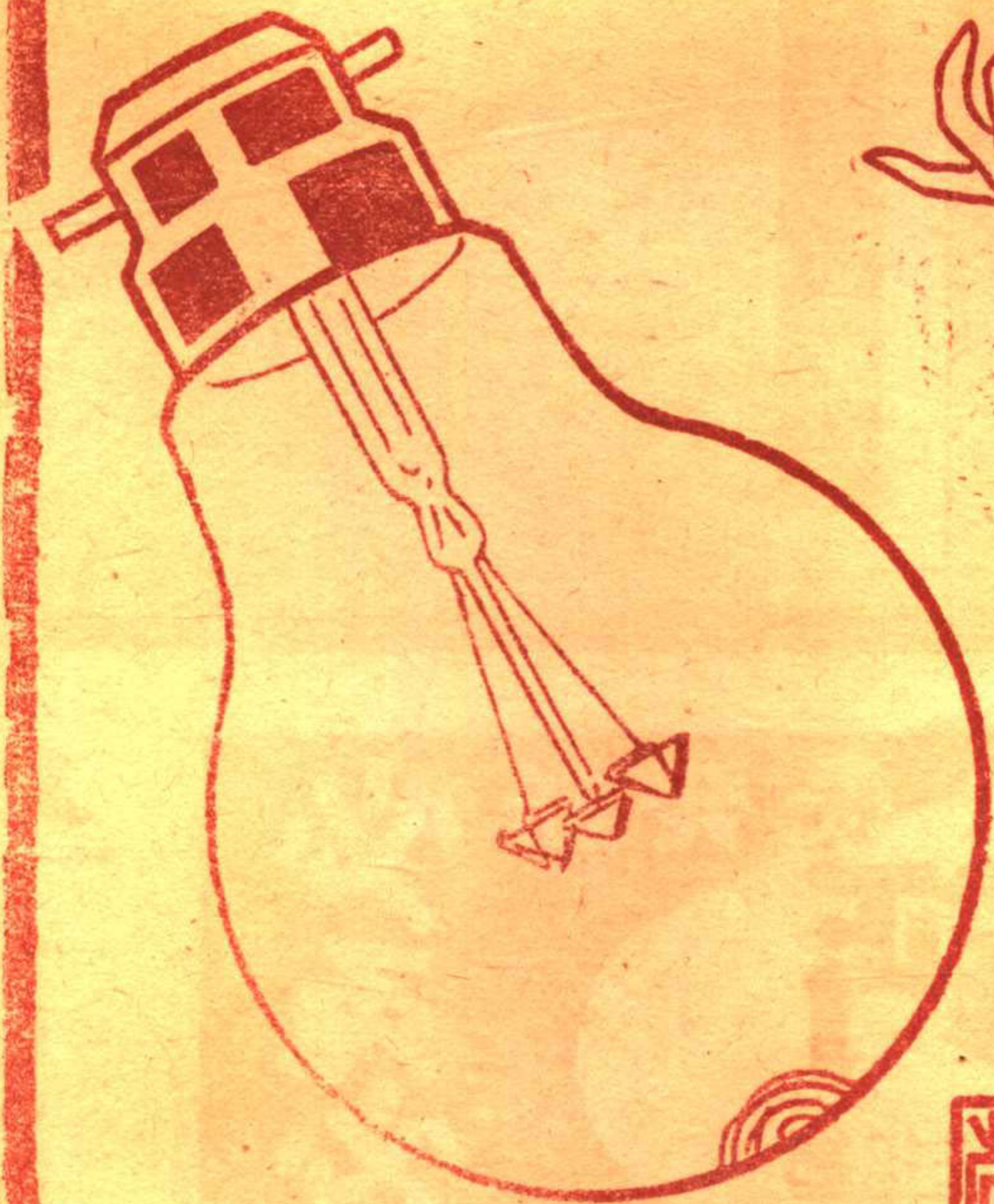
必死必中

#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發光亮

用電省



上海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 生

## 和

## 死

## 珍 連

而今已經是我的明弟死去的第五個春天了。

好花依然在開，小鳥依舊在叫，然而我的忠厚樸實懷着一顆黃金般的心底明弟早已變成一堆污泥幾根枯骨了。

那時候我和明弟正同居在法租界的一個陰暗的亭子間裏，明弟在X洋行裏做會計員，我是在一張晚報內當着新聞記者，每當下午五時過後，我們倆已全從辦公處所回到家來，有時候我們各人帶回了幾大包的花生米，一瓶老酒，兩人向坐椅上一倒，便你搶我奪的一面喝酒，一面吞起花生米，在這一天裏所經過的各種瑣屑事情，在這時候我們竟一絲

不肯放鬆似的從各人的胸懷裏吐露出來，等到話講完了，酒亦乾了，我們再從包飯作裏吃過晚飯，回家中，讀着各人心愛的書本，一直到十點鐘光景，我們才安靜的躺進被窩中了。

這些日子中我們像沒有感着寂寞與苦惱，我們倆兄弟從小便失去了爸媽，靠着垂老的祖父撫養成人，但是在我們還遠在高中三年級的時候，老人家亦便丟棄我們而獨自向另一世界中去了，於是在這無愛的人間，我們弟兄倆得到的不能忍受的歧視與侮辱，將我們弟兄兩顆創傷的心靈更密切的聯絡起來，在這樣受辱欺侮的環境中，我們便永遠相依爲命

的生活着。

日子在平靜的生活中是過得非常快的，我們的年歲一年年的大了，我們都已長成了一個十足健壯的青年人，而一切青年人的渴望亦在我們的懷中生長起來，我們各人發覺在麵包之外，在生活裏更渴望着一件寶貴的東西，於是我們每天辦公完畢在家的閒談中，無意間漸漸的多添了一些女人的資料，從女人的身上再談到各人將來理想中的對象，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終於一天天的亦因此逼近來了。

明弟是一個十分忠厚樸實的青年，他的嚴肅鎮靜的態度，沒有人看得出他心中正燃燒着一團如火般的热情，這時我從明弟的思想上舉動上，漸漸的發覺這個青年，一天天和在我疏遠了，我哥哥的熱情已經決不能溫暖這顆熾熱的青年的心，於是一幕迷惘的幻像在我的腦中閃現起來，我像看見自己正走進一個沒有人跡的幽深的山谷，我來的時候是有着很多親愛的伴侶，然而一刻刻的我像在這黑暗的深淵裏永遠聽見一個個活的生命作着最後掙扎的慘厲的呼聲，接着這一個個活的生命便消失了，最後祇剩着我們弟兄兩人，那知道在這山谷裏忽然又來了一聲山崩地裂的巨響，在這大的聲響裏我的弟兄却逃出了這深淵，從此在這無愛的人間，我要在黑暗的山谷裏摸索之外，還得忍受着孤寂與悲哀，於是我絕望地像祇能直僵僵

的倒在一塊岩石上，不能再動一動，我像清晰地聽見弟弟漸去漸遠的響亮的笑聲，我更幾次聲嘶力竭地喚着他的名字，我說他不應該讓我孤另另的留在這裏，然而弟弟什麼都沒有回答，使我聽見的依舊是他的不平常的愉樂的笑聲。

這幻像是多少帶點真實性的，因為在明弟的談話裏，終於出現了這個少女萍的名字。這女子是明弟的同事，是他行裏的女打字員，從明弟的話語裏，我更知道他們的友情，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了，於是每天明弟在辦公回家吃飯的時候他亦提到伊，看書的時候他亦講到伊，我相信明弟便在床上躺着的時候，他亦那會把伊忘記呢？我這時不能不感着一些孤寂的悲哀，然而我並沒有存心想把明弟的逐漸離我遠去的心要拉回來，我祇希望這個熱誠的青年人早些達到他理想的彼岸，我願意人間的冷酷全壓在我一個人的頭上，我像立有決心來擔當這無盡數的寂寞的苦惱的日子。

但是意外變化的日子來了，當我明弟還沒有在萍的面前表示絲微對她愛情的時候，他發覺在他的面前已經出現了一個競爭者了，這時候我亦已經看見過這個萍了，這的確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子，尤其那一雙秋水還清澄的眼珠，和那一張時時都帶着安靜的微笑的小嘴，但明弟的愛她，決不單因她美麗的緣故，他說他更愛她底靈慧，她底溫柔，她底

誠擊爽直，然而明弟現在是不能不浸入深刻的煩惱中了，這位萍小姐確實待明弟很好，但她待那位明弟的競爭者亦很好，而且我更知道這位競爭者的家產是超過我們的數十倍，便是地位名譽，（是銀行裏的一位中級職員）亦決不在明弟之下，我們弟兄不僅是貧家的子弟，而且且是沒有家庭的孤兒，這時，縱然我對於戀愛的事情是這樣沒有絲毫的經驗，我望着明弟的火一般的热情不能不爲他戰慄起來，然而我似乎亦相信戀愛是神聖的，無階級的，明弟和那競爭者，將來究竟孰勝孰負，猶在未定之天，無况明弟在她的面前還沒有露過絲毫愛情的表示，我那裏敢斷定他一定得到失敗呢？於是橫在我眼前的工作，祇有鼓勵明弟的勇氣和努力，一方面我希望他在極短的時期內，快在萍的面前把他對伊的熱烈的愛情赤裸裸的顯現出來，這樣可以立刻得着一個「是」「否」的爽快的回答，如果事實真是不可可能的時候，亦不致使他更深的陷入痛苦的泥沼，從此亦可另走一條新的路，我們依舊可以過着和平的安靜的平凡的日子。

我在明弟的面前真的屢次這樣鼓勵過他，催促過他，他或許更的確照着我的意思做了，但是暫時他正一天天在把他的性情變了，他忽然變得這麼沉默和愛於思索，他像缺乏同我談話的興趣，他的心是已經離得我這遠了。當然我已好久不聽見從他的口裏

吐出這個碎的美麗的名字，我感着不安，憤恨，悲哀，但這些不同的情緒終於被燃燒着的手足親愛的激情吞蝕去了，我的心開始不能抑止的痛楚起來。我記起了爸爸生前的慈祥面容，更浮現了母親臨死時的慘苦景象，她老人家底最後的遺言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我要離開你們兩兄弟永遠去了，從此你們兄弟倆是一對無父無母的孤兒呵。你們要永遠生活在一起，你們兩個人需要永遠結成一個生命，永遠互相愛護着，督促着，關注着，力求上進！你們的父母在地下是永遠不瞑目的，永遠依舊留在你們的身邊，侍護着你們，祝福着你們，你們笑，他們亦跟着笑，你們哭，你們受苦，他們亦跟着哭，受苦，好孩子，媽便離你們去了……」

「這些話變成一個鐵鏈打擊着我的心，我再不能安靜的生活下去，再不能任讓着明弟這樣疏遠我去，再不能眼看着這個在我人生旅途上唯一的愛侶一步步深入如癡如狂的變態中去，我便在那一晚寫了一張字條給他，裏面把母親臨死時的最後的話亦寫了進去，而且更充滿着眼淚寫了這麼幾句：「你難道厭惡你的哥哥麼？你難道一點亦不信任你的哥哥麼？你難道不相信你的哥哥願意分擔你一切的不安悲哀嗎？明弟，這些日子裏，哥哥是爲了你嚐到了這麼大的痛苦，我看見你的蒼白色的面孔，沉鬱的悲痛的表情，我的心真像片片地撕裂開來

了！明弟，我知道你是不願聽見爸媽在地下哭聲的，你是更愛你的哥哥的，我們是像生在一個人體上的手足，明弟，你要想一個個缺手斷足的生命，如何能夠活下去，你決不願意在我的面前再這樣永遠保守你的秘密，萍的事到底怎麼樣了，哥哥沒有一刻忘記過你的事情，你快快爽直的完全告訴我吧。」

於是明弟的回覆真的來了，這是封寫滿一本厚厚練習簿的充滿着血淚的長信，大概是在行裏費了整天的工夫寫的，他告訴我幾天來他對我的性情的確完全變了，然而他並沒有忘記過我，並沒有忘記過我們是這樣一雙不能分離的手足，他的在我面前突然這樣保持着深刻的秘密和靜默，便是他因爲太愛我的緣故，他不願意把自己已經嘗夠的悲哀再分給一個無辜的愛他的哥哥，他要把他自己種的苦果留給他獨個兒來吃，然而現在不能夠了，因爲他明白這樣做會留給我同樣大的痛苦，他祇能和我共苦了，不過他心中實在覺得十分對不起我，他說他想起媽媽臨死的話，本應該怎樣加緊努力，現在他非但不能夠達到母親的願望，而且更要連累着我，更爲了他使我亦徒耗無限的精力，他不能不爲此而痛哭，他不能不要求我的寬恕，最後他告訴我萍的事已經完全絕望了，他真的曾經聽了我的話對她表示了心中的愛，更表示了沒有她便不能夠生存的意思，他

是怎樣像一個待決的囚犯似的，期待着最後的宣判，然而這個無法動搖的最殘酷的極刑終於從那張安靜的小嘴裏決定了，她雖然帶着十二分的歉意和感激，訴說着並不是她的本心的不愛他，實在環境不能允許她愛他，他的愛她亦祇能夠徒增他們兩個人的痛苦吧了。她從小亦便失去了媽，有着一個勢利的兇狠的繼母，一個頑固的父親，這情形下決不能給她帶來絲微的自由。她更知道他的忠誠的性格會給她帶來美的幸福，然而同時她又這樣深切瞭解他的環境，決不能滿足她家庭的慾望，他們決不能允許他們的結合，她除了抱着無限的歉意和對於他的至誠的愛她表示感激之外，她願他永遠是她的異姓的哥哥，他們能夠永遠保持着像親弟兄那樣純潔的親愛的感情，她一生中永不會忘記他，她更願他不要因此而頹廢消沉，應當和從前一樣的努力，一樣的快樂地生活下去，世界上比她更美麗更純潔更善良的女子正多得，所以在將來他一定能夠找到一個比他更好的對象。這些差不多便是明弟的長信裏的大要的意思，不過在最後幾段字跡是完全被淚水浸糊塗了，我知道萍的這種感激和歉意，對於明弟有着什麼效果呢？「世界上正有許多多比她更好更純潔的女子，……在將來她一定能夠找到一個比她更好的對象」這些話在明弟看來，不過是

在嘲笑他玩弄他吧了，他的眼淚是再不能有乾的日子了，然而明弟又深知知道愛情是不可勉強的，雖然他更曾經用着極至誠的話語想感動她的心，他說她完全欺騙了他，他說她所說的永遠保持着兄妹的純潔關係亦不過敷衍他，他現在明白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是不配談愛的，他是自己選取了滅亡的路，然而這些話，都沒有用了呵，不過使萍在聽了這番話後，十分傷心的哭了一陣，這時明弟的心又開始軟下來了，他好像覺得萍決沒有騙他過，他的不愛他實在不是她的本心，完全是因爲一個少女的微弱力量，決不能抵抗這個頑固的勢利的家庭，他但不能錯恨伊，反而更熱烈的同情愛憐伊起來，他終於含着滿腔的眼淚跪倒在她的面前，他願她永遠相信他，他永遠會當她自己的親妹妹一樣，他現在十分希望她去走一條她的父母所希望她走的路，而且他更非常堅定的說他在她將來的婚禮裏一定要參加，大大的祝賀一番。這時候連串的發亮的感激之淚確實地從這個少女的眼眶裏，如潮水般流滾出來，她的那一對比秋水還清澄的眼珠亦閃閃發光了，這是因爲一對眼睛正被純潔的愛情燃燒着，她

突然像忘記一切似的把身體向明弟的身上撲了過去，她把自己血紅的嘴唇壓在明弟的嘴邊，她讓明弟和她接了一個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的長吻。

然而這值得留戀懷念的純潔的少女的一吻，便像明弟的犧牲一生的代價了，因爲以後的日子是祇在一天加深一天的給與明弟莫大的痛苦，他看見那個銀行職員的競爭者在萍的面前出現的次數突然加多了，在萍的面上又總是掛着滿意的微笑，他表面上真的又不得不顯然是她的哥哥一樣，裝出十分鎮靜的樣子敷衍着那優勝的競爭者，他的血的淚是祇能向肚裏吞的，這些日子裏，他

**痲病，盜汗，治癆劑**

# 蘇苦那

效作用。夜尿。且特佳。及併用。時更活。尤具。良效。各種。俱有。抗病。用。於。練。成。方。法。最。新。學。利。提。效。即。分。乃。之。大。經。大。蘇。自。古。

總發行所 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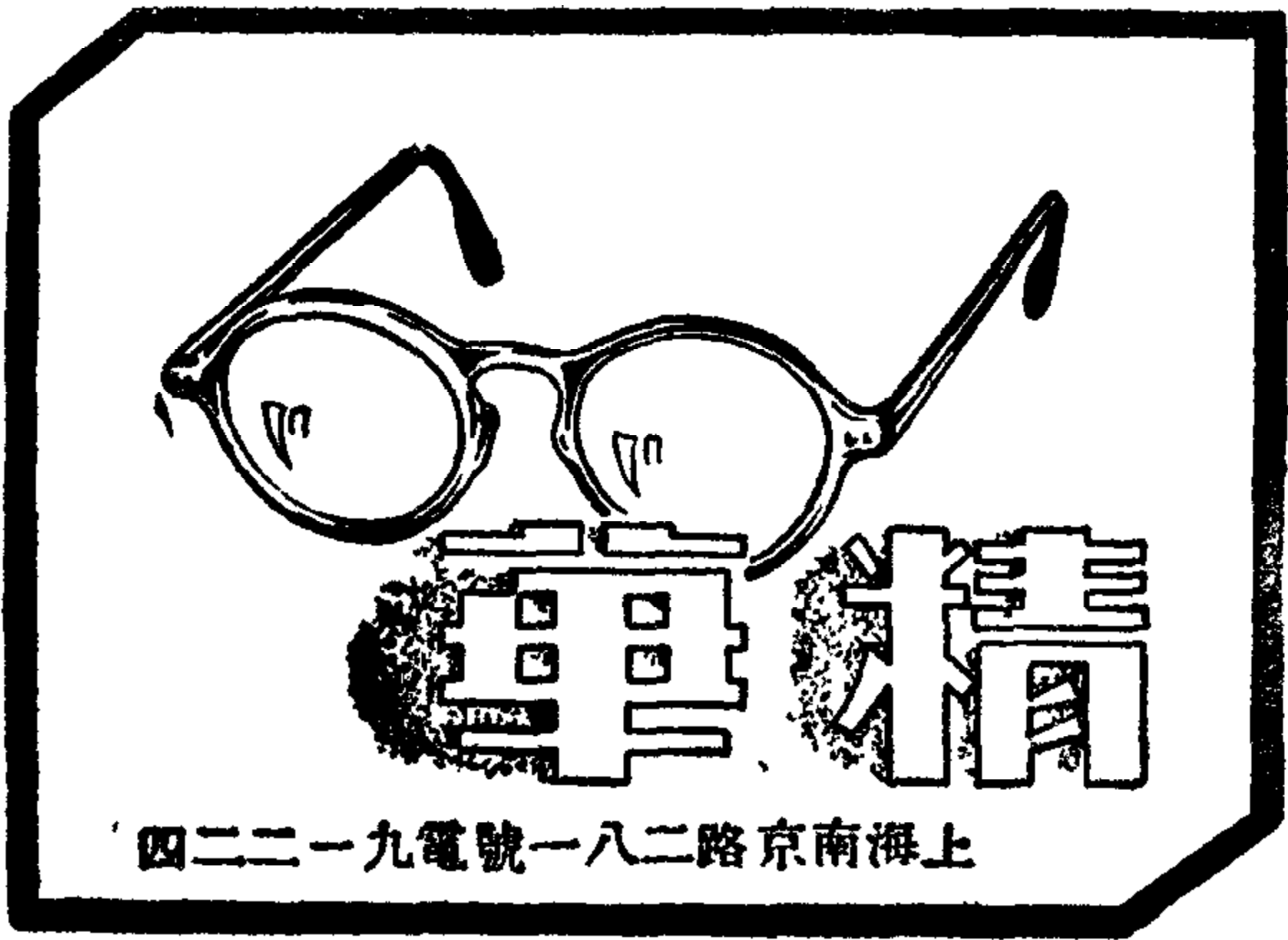
又變得非常的怖恐失常態度了。正當這個聖潔的少女即將投入另一個男子的懷裏的時候，他覺得那一雙清澄的大眼睛，那一張常常微笑的小嘴，永遠像在向他表示威嘲笑，他完全忘記了他的約言，這種純潔的兄妹關係，他是無論怎樣不能滿足的。這空洞的幻夢似的兄妹關係能夠打破這一切障礙麼？而且那個銀行職員的一張油滑的白臉，他真的能夠永遠像他這樣真心的愛護她麼？他真的亦能夠像他那樣的事事為她的幸福快樂着想麼？他完全以金錢的勢力把他奪了過去，他對她決不會有純潔的持久的真愛情的。於是明弟在晚上總是蒙着被窩慘的哭起來，任我如何的勸慰和解釋，那有什麼用呢？最後我亦不能不跪在他的床前，懷愧的抽泣起來，我是哭着這不幸的弟弟，早死的父母，更哭我自己的慘慘的命運。

然而明弟最後的死刑的宣判期又終於到了。那是一張從那個競爭者手裏遞給他的訂婚的請柬，這張長方的柬子是說明他和萍的關係是完全確定了，這時候明弟無論怎樣想勉力裝出鎮靜的樣子是再不可能的了，而出於意外的是在這個時候那已經確定投進另一個男子懷抱的萍却偷偷地跑在明弟的面前，這般半帶着哭音半喘息着說道：「明我完全知道你的悲哀和不安，但我不會忘記我的約言，這一生中我會時時刻刻的紀念你。我在今天更不能不告

訴你，我們的婚姻並不是給我完全滿意的，那個人並不見得是我理想中的人物，然而我的爸爸欠了他們太多的債，我在這個家庭裏是完全沒有什麼自由的，我不能不這般像一件抵押品似的送過去。你要努力，比從前更努力，祇有你還有比我好過數十倍的光榮的前途，這裏有一條留着自己照像的自製的書籤，我誠意地送給你，在你讀書用功的時候，你仍舊可以時時的看見我，我相信我們永遠能夠像兄妹那樣的時時通信，明，你還是努力地爭取你的燦爛的前程吧！」你想這連串的半帶哭音的溫熱的充滿着愛憐的話語，像噴水池裏的美麗的水珠從那張小嘴裏不絕的傾吐出來，是怎樣深刻的激動着針刺着這個青年人的燃燒着的心，他正想恨命地不顧一切的把她緊緊抱住，萍已經掉過她淚溼的眼珠，重再加上兩個「再會」的顫抖的字音後，飄然去了，我當然無法知道這時候的明弟是沉浸在怎樣失望，空虛，悲哀和苦痛的煎熬中，我祇看見這一天明弟回到家來，已經無法支持了，他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着，兩隻眼睛裏是別出了火一般的血紅的光，手中還緊捏着那一條留着那美麗，女的面龐的書籤，就在這一天的半夜裏，明弟開始吐着一口口的鮮紅的熱血了。

我從此再不願離開他一步，我不能忘記母親的遺言，更不能忘記母親臨死的最後一剎的苦痛的表情，這痛苦的記憶便像毒箭一樣刺割着我的心扉，我一面哭着，一面跪到在明弟的床前，我用手按摩着他的胸膛，制不住哭着說：「明弟，你真的對於這世界完全沒有一點留戀麼？你想我們弟兄倆過去是怎樣同過着同甘共苦的日子，我們曾經決心再不讓任何另一個孤另另的活在這世界上，遭受着更難堪的寂寞與悲哀。明弟，你真的不想想我這些日子裏的悲痛與失望，你哥哥的純潔的愛便一點亦不能溫暖着你麼？母親說過她在地下是永遠不能瞑目的，我不知道母親看到你這種悲傷痛苦的样子，要如何割裂她的心靈，然而明弟，我親愛的弟弟，你便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事情上去麼？難道在這世界上除了滅亡的路沒有一條新的路可以讓你走了？」我屏息着呼吸正想繼續說下去，我在說話的時候既不敢抬起頭，更不敢看他一眼，我像在同一個兇狠的惡魔作着最後一次的搏鬥，我整個的命運便像完全寄託在這最後一次的劇戰裏，我熱望明弟能夠走上新生的光明的路，我要盡我最後的力量來把他從滅亡的墳墓裏拖回來，然而，這時一陣劇烈的咳嗽聲，忽然把我的說話聲完全壓住了，接着，這串咳嗽聲後，便是一陣痛苦的呻吟聲，這時我不能自主的抬起頭來，我的兩眼剛注視到這個平躺在床上的痛苦的慘白瘦臉上，便看見一口口的鮮血正從這青年人的嘴裏流湧出來，我的心劇跳着，差不多將要吐出來了，毋忘記一切的把身體撲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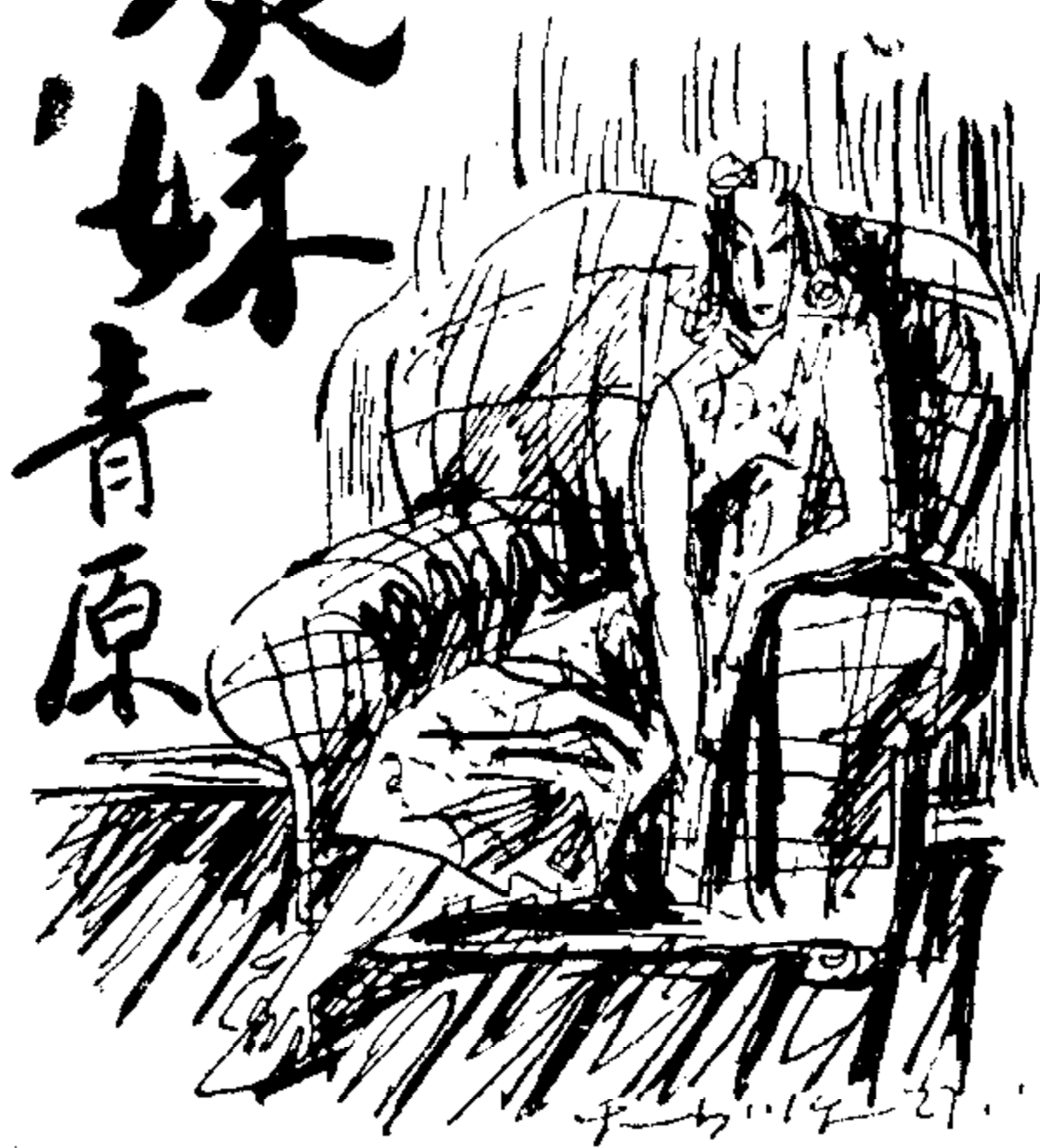
我真想把這一堆鮮血完全吸進肚去，然而明弟已經伸出雙手，搖撼着我的臂膀，震動着微弱着的聲音，「連哥，一切都明白了，我沒有忘記過你，我沒有忘記過我們過去的互助生活，亦沒有忘記過母親的遺言，然而我祇有請你們原諒我，寬恕我，因為現在一切都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連哥，我現在祇有一個希望，希望你不要再走我的路，願你永遠健康，永遠努力，爸媽和我，在地下仍舊會時常笑的。」完了，真的便這樣完了，太遲了，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當我第二天把明弟送進法租界的一所公立醫院去，不過兩天的工夫，明弟便吐出了他最後的幾口血，懷着這微留着那少女面龐的書籤永遠閉合他的兩眼了，我一手捧着酒杯，一面流着眼淚，埋葬了這可憐的弟弟，從此我是成了一個斷手的廢人了，這痛苦的記憶，這寂寞的悲哀生活，我像能借酒來找求片刻的沉醉，片刻的遺忘，然而無論如何我不能再留在這一切都會使我觸景生情的亭子間裏了，我立刻不僅搬出這幽暗的小房間，而且我更需要暫時離開這憤恨的上海，我終於向報館裏告了一個月的長假，實行流浪的生活，然而我那裏能夠忘記明弟的一口口的鮮血，他的要我努力的最後留言，亦永遠在我的耳邊響着，然而我還能怎樣努力呢？待到我重返海上時，我便留住在一位朋友的家裏，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萍才同那個銀行職員正式結婚，我更不知道她有沒有來到我們的住所探望過我的弟弟，然而我可以確信她是決不會料想到明弟是這樣死的快，死的悲慘的。現在已經是明弟死去的第五個春天了，萍或許已經早做了幾個孩子的母親了吧，然而她那知道這個為熱情燒死的青年人已經懷着那條她親手製成的書籤變成一堆污泥和幾根枯骨了。



上海南京路一八九二號

# 瑛妹

## 青原



，倒學會了這一套好聽的客套……

媽進來了，話被打斷了。

「媽，」瑛妹跑過去扶媽，

一面說：「媽請坐。」

「媽，」我說：「幾年沒見

，瑛妹長得多豐滿，儼然像個

少奶奶。」

「媽，你看振哥還是這付孩

子氣，」瑛妹假裝着賭氣對媽

說：「剛見面就要挖苦人。」

「真是。」媽微笑着說：「

快替我裝得老氣一些。」

「媽，」於是我立刻裝得很老氣了：

「晚飯怎麼辦？」

「我已經預備好了，」媽和藹地說：

「只要等你爸回來。你爸就快回來了吧

！到明天讓我們正式替瑛洗塵。」

「自己人還客氣些什麼！」瑛妹在打

消媽的提議：「現在什麼都貴，何必多

破鈔，媽，省省吧！」

門角里一個小臉探了一下，活像瑛妹

少時候這付姿態，我就高聲叫了起來：

「是小茵罷！小茵，你進來。」

在幾聲大聲叫喊下，仍不見小茵進來

。因此瑛妹也叫了起來：

「小茵，你進來呀！」一個躲躲閃閃

的女孩兒進來了。「怎不叫舅舅？」

「舅舅。」小茵大了眼睛望着我。我

對她招招手。

「小茵，你過來，」小茵不好意思地

過來了。「你今年幾歲啦？」

「九歲。」跟着還做一個手勢。

「上學沒有啊？」

「三年級。」又做了一個手勢。

「下學期是四年級。」

我被小孩子一段段的話引得忍不住笑

了。另外，我又記起了小茵和小偉，就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斷了媽和瑛妹的低

聲密談，插進嘴去說：

「小茵和小偉沒回來？」

「喔！」瑛妹趕快抬起頭來望着我：

「沒回來，一個跟着婆婆，一個由奶媽

帶着。」

「默淵哥近來好？」談了半天我忘記

問候妹夫了。

「托你的福！」

「很胖了吧？可會做囤積操縱的好商

……」

「嗤！」媽皺着眉頭：「你總沒有一

句好話。」

急促的皮鞋聲從大門口進來，瑛妹先

聽到了：

「爸回來了。」

她立刻就跑出去。

晚飯後，我們仍坐在客廳里閒談。媽

是那麼興奮，她破例地忘記了幾年來早

睡習慣，恨不得要把闊別七年中的一

切大小粗細家事，能儘在這個晚上談完

了纔夠痛快。要不是我說「瑛妹今天在

旅途上也夠辛苦了，該早一些睡了！

」恐怕誰也想不到已經過了早該睡時

候了。

等我上床，看看錶，已經是午夜一點

以後了。人是裏廢疲倦，可是睡倒在床

上，却反而精神好了起來，翻來覆去再

也睡不着，於是使我想到了十年前瑛妹出

嫁時的一切，雖然到現在是已經淡淡得

快全部忘了。

這一年，瑛妹十八歲了，泉老伯突然

帶來一個姓許的，名字大概叫山石吧！

這些已經記不清了。據說是替瑛妹來做

媒的。那天瑛妹整整哭了一個晚上。

瑛妹哭哭啼啼的，再三反對，媽叫我

去勸勸她，她說「這老螃蟹，我準要白

他「媒醬」。

事情竟也巧得怪，在泉老伯和許先生

兩個像大熱天的紅頭蒼蠅般撞進衝出，

不知來家多少次以後，瑛妹居然漸漸同

意了，於是忙於送「庚帖」。

「庚帖」是瑛妹的出生年月時辰八字

。按古禮，女人的八字是絕對守祕密的

，到這一天纔鄭重地寫在紅紙上，密封

在紅木盒中送到男邊去。而男邊也一樣

送了一份過來。雙方都找來一個瞎子，

在瞎子指手劃腳，天支地干子丑寅卯，

瞎三，話四下確定了乾宅主貴坤宅幫夫

的好姻緣。同時就選定了「下定」的日

子。

「下定」就是「訂婚」，其最重要的

「買賣手續」的送「小禮」。吃的東西

吳宅送來了「油包」二百四十個，這是

特別大號是饅頭。薄薄的皮子，全里面

是甜得要命的豬油白糖做餡子。由我們

分贈親戚朋友。我家送往吳宅的是「金

糰」，這是外塗「松花」內裹「紅豆餡

」或「沙豆餡」的食品，最大的有一尺圓

徑，五個一疊，每個大小不同，是吳宅

分贈親友的禮物。此外是「雁紅」，專

是吳宅送過來的。計衣料六件，及手飾

友

文

那天，我仍和往常一樣，拖泥帶水地騎着自行車從辦公廳里回來，當我把車子推進家門去時候，從客廳里跑出來一個少婦，看見我就叫了起來。

「振哥，你回來啦！」

「喂，我道是誰！原來是瑛妹，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剛到家一會兒。」

「你進去坐一會，我放好車子就來。」

「因為臨時想來，而購車票又是那麼不方便，所以不能先寫信來告訴確定的日子。」

「你進去坐一會，我放好車子就來。」

里，我趕快跑到客廳里去。

「瑛妹，」我說：「我們有六七年沒見面了吧！」

「唔，足足有七個年頭了。」她笑着說：「所以我常常想來看看你們，總是爲了窮忙，分不開身。」

「喂！」我打趣地說：「幾年沒見你

，倒學會了這一套好聽的客套……

媽進來了，話被打斷了。

「媽，」瑛妹跑過去扶媽，

一面說：「媽請坐。」

「媽，」我說：「幾年沒見

，瑛妹長得多豐滿，儼然像個

少奶奶。」

「媽，你看振哥還是這付孩

子氣，」瑛妹假裝着賭氣對媽

說：「剛見面就要挖苦人。」

「真是。」媽微笑着說：「

快替我裝得老氣一些。」

「媽，」於是我立刻裝得很老氣了：

「晚飯怎麼辦？」

「我已經預備好了，」媽和藹地說：

「只要等你爸回來。你爸就快回來了吧

！到明天讓我們正式替瑛洗塵。」

「自己人還客氣些什麼！」瑛妹在打

消媽的提議：「現在什麼都貴，何必多

破鈔，媽，省省吧！」

門角里一個小臉探了一下，活像瑛妹

少時候這付姿態，我就高聲叫了起來：

「是小茵罷！小茵，你進來。」

在幾聲大聲叫喊下，仍不見小茵進來

。因此瑛妹也叫了起來：

「小茵，你進來呀！」一個躲躲閃閃

的女孩兒進來了。「怎不叫舅舅？」

「舅舅。」小茵大了眼睛望着我。我

對她招招手。

「小茵，你過來，」小茵不好意思地

過來了。「你今年幾歲啦？」

「九歲。」跟着還做一個手勢。

「上學沒有啊？」

「三年級。」又做了一個手勢。

「下學期是四年級。」

我被小孩子一段段的話引得忍不住笑

了。另外，我又記起了小茵和小偉，就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斷了媽和瑛妹的低

聲密談，插進嘴去說：

「小茵和小偉沒回來？」

「喔！」瑛妹趕快抬起頭來望着我：

「沒回來，一個跟着婆婆，一個由奶媽

帶着。」

「默淵哥近來好？」談了半天我忘記

問候妹夫了。

「托你的福！」

「很胖了吧？可會做囤積操縱的好商

……」

「嗤！」媽皺着眉頭：「你總沒有一

句好話。」

急促的皮鞋聲從大門口進來，瑛妹先

聽到了：

「爸回來了。」

她立刻就跑出去。

晚飯後，我們仍坐在客廳里閒談。媽

是那麼興奮，她破例地忘記了幾年來早

睡習慣，恨不得要把闊別七年中的一

切大小粗細家事，能儘在這個晚上談完

了纔夠痛快。要不是我說「瑛妹今天在

旅途上也夠辛苦了，該早一些睡了！

」恐怕誰也想不到已經過了早該睡時

候了。

等我上床，看看錶，已經是午夜一點

以後了。人是裏廢疲倦，可是睡倒在床

上，却反而精神好了起來，翻來覆去再

也睡不着，於是使我想到了十年前瑛妹出

嫁時的一切，雖然到現在是已經淡淡得

快全部忘了。

這一年，瑛妹十八歲了，泉老伯突然

帶來一個姓許的，名字大概叫山石吧！

這些已經記不清了。據說是替瑛妹來做

媒的。那天瑛妹整整哭了一個晚上。

瑛妹哭哭啼啼的，再三反對，媽叫我

去勸勸她，她說「這老螃蟹，我準要白

他「媒醬」。

事情竟也巧得怪，在泉老伯和許先生

兩個像大熱天的紅頭蒼蠅般撞進衝出，

不知來家多少次以後，瑛妹居然漸漸同

意了，於是忙於送「庚帖」。

「庚帖」是瑛妹的出生年月時辰八字

。按古禮，女人的八字是絕對守祕密的

，到這一天纔鄭重地寫在紅紙上，密封

在紅木盒中送到男邊去。而男邊也一樣

送了一份過來。雙方都找來一個瞎子，

在瞎子指手劃腳，天支地干子丑寅卯，

瞎三，話四下確定了乾宅主貴坤宅幫夫

的好姻緣。同時就選定了「下定」的日

子。

「下定」就是「訂婚」，其最重要的

「買賣手續」的送「小禮」。吃的東西

吳宅送來了「油包」二百四十個，這是

特別大號是饅頭。薄薄的皮子，全里面

是甜得要命的豬油白糖做餡子。由我們

分贈親戚朋友。我家送往吳宅的是「金

糰」，這是外塗「松花」內裹「紅豆餡

」或「沙豆餡」的食品，最大的有一尺圓

徑，五個一疊，每個大小不同，是吳宅

分贈親友的禮物。此外是「雁紅」，專

是吳宅送過來的。計衣料六件，及手飾

來是沒有一定的，可以討價還價，由媒人雙方奔走講價錢。

以後再選結婚的日子，叫做「好日」，在「好日」，之後再有一次送「雁紅」的手續，大都比「下定」時的數量多一半吧，這些衣料和手飾，在結婚那天仍被姊妹帶了去，因此這些東西常是借來應用的，結婚後十二個星期，在丈夫的情商下，祇得勉強拿出來去還人家。另外還有雪白的一盤硬幣，每個上面貼有雙紅喜。

另外，在「好日」以前，吳宅先得請福祿壽三全的德高望重的長輩寫「書子」，「書子」是用全張上等「梅紅紙」。其意義和現在的結婚證書一樣。方內都由雙方長輩出面，男女兩方各執乙紙。

「好日」的前三日，找「貴器店」來掛燈結彩，家鄉無論那家都沒有花園的，天井里僅置個很小的花壇，地上舖滿了三尺見方的青石板。「貴器店」的夥計，會在這上面臨時搭造亭榭樓閣，大門外的街上，也掛上了「蒙天帳」。道具都是木框鑲玻璃，玻璃上用全部五彩的連環京劇。頂上用薄龜殼做的瓦，像磨沙玻璃般的光線。此外椅桌之類也全部穿上花花綠綠的衣服。還有「褲腳燈」，「明角燈」，等等都給掛上了。大廳里更另外掛上幾盞「汽油燈」。一到晚間每燈都點上紅蠟燭。汽油燈的一隻像滅火器般的筒內打上了汽。因為那時候家鄉還沒有電燈，「汽油燈」是天下第一號的好燈光了。但全部東西都應在事前一二個月接洽定妥。

家里遇到婚喪喜慶的大事，第一個趕

熱鬧來的是一批「值堂」和「送娘」。這批人在平時或逢年逢節，也常在家里進進出出，跟三姑六婆一流人物差不多。他們都是特殊的「墮民」，在「墮民」之中還有地界。是家鄉最下賤的居留民。

結婚那一天，吳宅接新娘的花轎五更就起身了。快到我家的時候，遠遠地聽到鑼鼓響，我們早已把大門關得緊緊的，要「開門喜包」，在門縫里又是一番討價還價，講妥了價錢，然後用紅手巾包好硬幣隔牆丟進來。那廳方纔開大門。

「送娘」上轎了，姊妹哭了，媽也哭了，大廳里接着就是一番震天動地的熱鬧。儀仗先行。男邊來的「值堂」早就飛步跑回去報告，報告時照例有「頭報錢」。接着是花轎。後面是「舖陳」和「櫃箱」，裝滿了什物和被窠，其數量越多越體面。

媽哭是有一定哭法的，大都是吉利話，開頭總是「因噎，因噎，拾了去噎，漸漸響，噎——」。因為女兒在家好，比是條龍，出了門就會變做一根蟲。



我家的「送娘」是跟花轎去的，她不是是姊妹做新娘時的保護者，並且是姊妹頭幾天在吳家陌生人間的唯一親人。花轎到了吳宅大廳前放下，拆去轎槓，轎前地下平舖着米袋，一直舖接到禮堂的大紅氈邊。姊妹由「送娘」引出來，踏在米袋上到禮堂，這所謂「一代傳一代」。

新郎默淵哥那天早已躲得找不到了。這是家鄉的風俗，不得不躲。因此讓姊妹孤單單地呆站在禮堂中，給大家調笑取樂。

等到把新郎找回來，姊妹已經站到兩腿發酸，於是大禮開始。由「升拜，升拜」的拜「天地君親師」一直拜到親屬及平輩，在這見面式的時光，長輩們是都

須擲「見面錢」的。在「送入洞房」以前，先由一位有福氣的奶奶請「方巾」，「方巾」是新娘頭上遮的一塊紅布，老奶奶用「稱杆」把它頂下來。到了房里，立刻賀客擠滿了一房，爭看新娘。姊妹第一次戴上眼鏡，顏色是

藍的，這是免得視線沒處躲。看新娘是從看身條臉形，直看到「老壽星」，「老壽星」是膝蓋頭，更要看褲帶和肚兜三隻角，於是姊妹早已準備好穿了幾件上衣和幾條褲子，每褲一帶。這時，終年擺着一付假道學面孔的長輩們，在話「三日無大小」下，得充分滿足了他們的色情。得充分發洩了他們的變態。當天晚上擺「賀郎酒」。同時，姊妹出來「坐台演」，加上四個或八個跟新娘一樣打扮的名門閨秀，替姊妹「把酒」，她們拿着酒壺從內廚房里出來，走起路來是「進三步退三步」，越慢越好，能引起滿堂吃「賀郎酒」的賀客怪聲叫好，更算是一生無上的光榮了。

第二天一早，我家就送去大量「床頭菓」，其中最重要的是「黑棗嵌胡桃」，這是能解口臭的特效茶食。連日酒肉，恐新郎新娘的口作惡臭，所以「丈母娘」特地備了大量送去。

第二天晚上「接毛蟹」。是乾宅第一次接新舅爺過去宴會。當天晚上就將出演驚心動魄的「鬧新房」了。端三天早上，新郎新娘雙雙回娘家門，叫做「大歸」。

媽又再三叮囑，做「毛蟹」去，不宜多吃東西，僅做個樣子吃些湯就夠了，恐怕有人惡作劇，將湯糲的上面幾個，里面的餡子全是鹽。蓮子和桂圓，暗地里每個用線連起來。免得當場出醜起見，總以少吃為妙。













「彩鳳隨鴉」！這一句從古以來相傳的成語，現在印真的應在彩鳳小姐的身上了。

不過這並不是彩鳳的本心要隨鴉，而是被情勢所迫，不得不然，在彩鳳的心裏，是蘊藏着無限委屈的。

彩鳳的心目中本來有一個對象，那就是她的表哥馮青萍，他們倆從小就青梅竹馬，情好無間，長大後更是一對璧人，珠圓玉潤，親戚和隣舍凡是看見他們兩人在一起的，都說他們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好夫妻，他們自己更不用說，早已結下了濃厚的愛情。所缺少的只是婚娶的手續了。

可是馮青萍是一個胸懷大志的英俊青年，他雖然愛着他的表妹彩鳳，卻不願意把他的終身消磨在粧台之畔，大學畢業以後，仗着家境還相當的殷實，索性進一步的出國去留學，他要彩鳳等候他五年。

彩鳳含着眼淚送他，她心裏雖然十分不願意和她的表哥離開，不過一想到男兒志在四方，又不敢阻攔他。

「萍哥，你千萬要早一點回來……」彩鳳在送她表哥上船時用無限悲涼的口氣這樣叮嚀着，話還沒有說完，眼淚早已像斷線珍珠般向下直落，正是「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鳳妹，我知道，不過你也千萬得等我呀！」青萍掏出絲巾來代彩鳳拭乾了眼淚，又互相倚着溫存了一會，方始硬着心腸下船去了。

五年的時間說長雖然不長，說短可也不短，尤其是他門分別以後的五年間，在中國正是大動亂的年頭。

無情的炮火使人間起了無限悲歡離合的轉變，往日家無恆產的人平地一聲雷的做了富翁，往日相當殷實的人家却反而成了破落戶，至於彩鳳一家，則更落人極端悲慘的境地了。

彩鳳本來早就死去了父親，和她唯一的寡母靠着祖遺下來的幾畝薄田過活，在這戰爭時期，有的狡猾的佃戶索性不還租，由你軟討硬索，他只是給你一個不理。彩鳳家裏沒有一個男丁，當然更不容易有收租的希望，於是她們一家的生活便陷入了無辦法的困境。

生活便陷入了無辦法的困境。

彩鳳家裏本來有一個靠山，那就是她的三姨母，也就是青萍的母親，可是三姨母在戰亂初起時早就避難到上海去了，臨走時原曾邀她們母女同去，偏生彩鳳的母親捨不得那幾畝田地，不肯走，現在田地上沒有收入，想再到上海去找三姨母時，却忘記了她的地址。

兵荒馬亂，彩鳳有好多時不敢露面，等到地方稍稍平靖了些，生活的苦難却又襲來，她只好顧不得拋頭露面，攜了家園中種植的幾畝菜蔬，挑着上街去賣。

有一天，她正在街上賣菜，忽然有一個穿着長袍馬褂獐頭鼠目的紳士模樣的人，把她從頭至腳的盯住了只是看。

彩鳳被他看得很不耐煩，同時更因他攔住了路，使得許多買菜的人不能走到她面前來，轉而去做成別人的生意，心上更覺懊惱，忍不住衝着他嬌叱道：

「你到底買菜不買？不買就趕快走開，不要擋着別人的路。」

那人露出滿口黃牙，朝彩鳳笑了笑，慢騰騰的走了開去，可是還一步一回頭的不住朝彩鳳看，直到走近一家雜貨舖門前，才停下脚步，和店裏閒談去了，可是在談話時，眼光還不住向彩鳳那邊直射過來，好像是正在向店裏人打聽彩鳳的底細。

和彩鳳在一起賣菜的女人擔心地看了彩鳳一眼，伸了伸舌頭說：

「嘿！你好大膽！你知道他是誰？」

「他是誰？我看他賊頭賊腦的，兩隻眼睛賊忒嘻嘻地，簡直像個賊！」彩鳳沒好氣的說。

那賣菜女人慌忙掩住了彩鳳的嘴巴說：

「他莫亂嚷，當心給他聽見了，你知道他是誰？他就是這裏五和鄉的鄉長黃潑元，諱名叫做黃老虎，鄉下勢力最大的人，除了金項圩的王分隊長，就得數到他了。」

彩鳳聽說是黃老虎，果然也久聞名，知道他是個虎而冠的人物，不大好惹，便也不再作聲了。

誰知這天中午，當她賣完了菜挑着空籃回家時，却發見家裏坐着一位專門代人做媒的薛媒婆。

薛媒婆看見彩鳳進來，連忙站起身來和她打招呼，一面捏住了她的手說：

「大姑娘越長越標緻了，像你這花一樣的年紀，正該嫁一位有錢的老爺，在高樓大廈裏享福，怎麼竟拋頭露面的到外面去賣菜，讓風霜割破了嫩皮膚，瞧了叫人怪可憐的。」

彩鳳覺得這位薛媒婆很討厭，連忙掙脫了她的手，向後面走去。同時心裏又不禁暗暗有些納罕，她知道薛媒婆素來花言巧語，專門代人拉馬，撮合姻緣，無事不登三寶殿，今番跑上門來一定是爲自己作媒。聽她說什麼嫁一位有錢的老爺，更覺話裏有因，莫非竟是黃老虎叫她來的。想到這裏，她到不肯就走進去了，要想聽一聽薛媒婆到底對她母親說什麼話。

薛媒婆見彩鳳走開，便對彩鳳的母親說：

「太太，這頭親事真是打了燈籠也無處尋，黃大老爺雖然上了些年紀，可是

現在鄉下勢力算他最大，他家裏又有錢，又有田地，你家姑娘嫁過去，就是一位現成的太太，一世吃着不盡。你想，鄉下除了他，還有什麼更好的人家？」

彩鳳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住了，連忙搶步走過來說：

「你說的是誰？可是黃老虎嗎？」

薛媒婆怔了一怔，立刻便又滿面堆下笑來的說：

「大姑娘真是聰明伶俐，七竅玲瓏，什麼事都瞞不住你，我說的正是黃潑元黃大老爺……」

彩鳳不等她說完，連忙攔住了她說：「黃老虎不是早已有了老婆了嗎？聽說連小老婆都有了兩個了呢，你還來代他做什麼媒？」

薛媒婆被彩鳳問得無話可答，半晌，才乾笑地說：

「大姑娘，你大概弄錯了，要說這位黃大老爺，他的太太已經過世了多年，黃大老爺和他太太情分很好，足足代她守了三年孝，一直到今天才託我到這裏來做媒。大姑娘如若肯嫁過去，就是他的填房，現現成成的一位正太太。」

「嘿！」彩鳳冷笑了一聲說：「你這話只好騙三歲的小孩，可騙不過我，黃老虎就住在這五和鄉，他的事情誰不知道，還用得着你說嗎？」

薛媒婆想不到彩鳳對黃老虎家裏的情形會這樣清楚，而且口齒又如此伶俐，到被她說得張口結舌，只好瞪着眼睛乾着急。

彩鳳的母親這時也忍耐不住了，冷冷的向薛媒婆說：

「薛大嫂，你省省事罷，代黃潑元做媒，盡可不用費心。再說，我家雖然窮，可是世代清白，也不肯把女兒嫁人家做小老婆的。」

薛媒婆被說得滿面羞慚，只好託故走了。

彩鳳又把方才在街上賣菜時遇見黃老虎向她賊忒嘻嘻地瞧視的情形告訴了她母親，她母親歎了口氣道：

「我也聽說黃老虎的勢力很大，是地方上的一霸，這次我們回絕了他的親事，不知他心裏怎樣懷恨，恐怕以後我們過不着太平日子了呢！」

「怕他什麼，老天化日，朗朗乾坤，難道他會把我搶去了不成！」彩鳳把雙手叉着腰。

「這却也說不定，總之他的勢力太大了，一個人只要有勢力，他就不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母親說話時仍不免有幾分憂慮。

誰知薛媒婆走後，却連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日子照常平靜地過去，黃老虎好像已經對彩鳳斷了念頭，並沒有什麼威脅加到她的身上。反是在她的家庭裏面，却出了件不平凡的事情。原來彩鳳的母親上了些年紀，在這次戰亂中又受了不少驚嚇，蒙犯了些霜露，病根潛伏在內部很深，偶然感冒了些風寒，竟突然生起一場重病來。

彩鳳急得手足無措，她們的家庭經濟本來早已陷入窘境，那裏還籌措得出這一筆醫藥費來，正在她無法可施的當兒，薛媒婆好像已得知了消息，又到她家裏來了。

彩鳳見了薛媒婆的面，心裏不由得兜起了一盆火，暗想：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居然還要來纏擾不清！她正想開口罵她一頓，把她罵出去，薛媒婆却已搶步走進了彩鳳母親的房間裏，坐在牀沿上，很殷勤的問候起來。

「太太，怎麼幾天不見，就生起病來了，請醫生來看過沒有？」

這是出於彩鳳意外的，她的面色不山得緩和了下來，彩鳳的母親神智不清，也不知道站在她牀面前的是誰，只是不住呻吟着。薛媒婆忍不住用擔心的口氣向彩鳳說：

「老太太的病勢很兇險，要趕快去請醫生來看，你這裏大概缺少醫藥費用，我現在先借五百元給你，要是不夠用，可以問我拿。」

一面說，一面她就伸手到懷裏去，掏出一疊鈔票來給彩鳳。彩鳳到被她這仁慈的舉動呆住了，她無論如何想不到像薛媒婆這樣的人居然竟有一顆正直的好心，不禁懊悔過去對她實在太誤解，接過了鈔票，一時感激得幾乎墮下淚來，忍不住顫聲對薛媒婆說：

「媽媽，多謝你，想不到你竟是我一家的救星。」

「好小姐，快不要這樣說，我現在就同你去請張鶴年醫生來，給老太太看病。」薛媒婆說着，便邁開大脚跑了出去，過了一會，便同了張鶴年醫生進來了。

張鶴年代彩鳳的母親診過了脈以後，便皺起了眉頭，說這病是很重的傷寒，老年人身體虛弱，恐怕有些吃不住。彩鳳初不料她母親的病勢會有這樣的兇險，聽了這話，不禁急得面無人色，連忙哀懇張鶴年無論如何要設法挽救她母親

，不住說「難！難！難！當下勉強開了張藥方，交給彩鳳，並且用很鄭重的口氣關照說，必須病人服藥以後，熱退汗出，方才有效，如若仍舊神智不清，那還是趁早預備後事要緊，也不用再來請他了。」

彩鳳把張鶴年送走以後，正預備回過頭來和薛媒婆商量如何辦法，却見薛媒婆站在一旁，面上似乎微有喜色，心裏不禁犯了疑，尤其是想到薛媒婆也和她們一樣，都是三瓦兩舍的人家，何以忽然會如此慷慨，居然有錢借給人家，分外覺得事有蹊蹺，於是便帶着試探的口氣問薛媒婆道：

「媽媽，多謝你的好意，幫我們的忙，但不知你近來在什麼地方發了財，居

，張鶴年却沉着臉，不住說「難！難！難！當下勉強開了張藥方，交給彩鳳，並且用很鄭重的口氣關照說，必須病人服藥以後，熱退汗出，方才有效，如若仍舊神智不清，那還是趁早預備後事要緊，也不用再來請他了。」

彩鳳把張鶴年送走以後，正預備回過頭來和薛媒婆商量如何辦法，却見薛媒婆站在一旁，面上似乎微有喜色，心裏不禁犯了疑，尤其是想到薛媒婆也和她們一樣，都是三瓦兩舍的人家，何以忽然會如此慷慨，居然有錢借給人家，分外覺得事有蹊蹺，於是便帶着試探的口氣問薛媒婆道：

「媽媽，多謝你的好意，幫我們的忙，但不知你近來在什麼地方發了財，居

，張鶴年却沉着臉，不住說「難！難！難！當下勉強開了張藥方，交給彩鳳，並且用很鄭重的口氣關照說，必須病人服藥以後，熱退汗出，方才有效，如若仍舊神智不清，那還是趁早預備後事要緊，也不用再來請他了。」

彩鳳把張鶴年送走以後，正預備回過頭來和薛媒婆商量如何辦法，却見薛媒婆站在一旁，面上似乎微有喜色，心裏不禁犯了疑，尤其是想到薛媒婆也和她們一樣，都是三瓦兩舍的人家，何以忽然會如此慷慨，居然有錢借給人家，分外覺得事有蹊蹺，於是便帶着試探的口氣問薛媒婆道：

感冒 · 頭痛 · 齒痛 · 神經痛 · 流感

**海克的止痛粉**

上海河南路

**東亞公司**

，張鶴年却沉着臉，不住說「難！難！難！當下勉強開了張藥方，交給彩鳳，並且用很鄭重的口氣關照說，必須病人服藥以後，熱退汗出，方才有效，如若仍舊神智不清，那還是趁早預備後事要緊，也不用再來請他了。」

然竟有錢借給我們，救我們的急！」

薛媒婆忍不住滿面堆下笑來的說：

「大姑娘，你是聰明人，心眼玲瓏，什麼事情都瞞不過你，我那裏會有錢借給人家，不瞞你說，這錢實在是黃鄉長叫我送來的。」

彩鳳聽薛媒婆說這錢是黃老虎交給她的，不禁恍然大悟，知道黃老虎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自己，說不定這次是他和薛媒婆做好了什麼圈套，趁着自己母親生病的當兒，故意示惠於己，打算收買自己的心，這計策確實是相當陰險的，她本不想接受這貓哭老鼠假慈悲式的好意，無奈她現在正在難中，剛才從薛媒婆手中拿到的五百元錢，開發張鶴年的醫費已經用去了一部份，剩下的錢還要撮藥，還要應付此後的生活，因為在她母親病中，她是決計沒有工夫再上街去賣菜的，看起來不能立刻還給薛媒婆，只好暫時權宜用去了再說。等她母親病好，再慢慢的想法還她便了。於是她便冷笑了一聲，對薛媒婆說：

「原來這錢是黃鄉長的，倒多難為他了，可是我和他非親非故，他沒來由的借錢給我做甚麼？勞你的駕去對他說：這五百元錢是我借用了，過一些時候就還他，以後請他不用再費心送什麼錢來，我是決計不收的。」

薛媒婆猜不透彩鳳是什麼心思，不過見彩鳳收用了這筆錢，覺得她的使命已盡，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的回去了。

彩鳳把藥煎好了，服侍她母親吃過，當晚便衣不解脫的侍候在她母親病牀前。因為聽得醫生說，要出一陣汗，才得

熱退身安，便把家裏所有的棉被一齊搬出來，蓋在她母親身上，滿以為這樣一來，她母親一定可以出汗了，誰知眼巴巴的等到半夜，她母親身上還是連一些汗的影子都沒有，反而雙眼發白，喉嚨裏的痰聲咯咯的響着，形勢顯見有些不妙。彩鳳束手無策，急得不禁哭了。

好容易捱到天色黎明，彩鳳正想出去，忽然外面有了敲門聲，開門一看，原來薛媒婆又來了。彩鳳雖然明知她此來必有作用，心裏很覺厭惡，但因自己這時正需要人幫忙，倒也得強強按捺着氣憤照常接待她。薛媒婆進房來看了看彩鳳的母親的病狀，她到底是個比較有經驗的人，一見便知道形勢不妙，連忙對彩鳳說：

「大姑娘，我看老太太的樣子有點不大對，我在這裏看着她，你趕快去請醫生去。仍舊是那張鶴年醫生，他住在市梢頭朝北的那一家，門口有一塊牌子掛着，很容易找的，你趕快去吧。」

彩鳳不敢怠慢，連忙照着薛媒婆的指點，尋到了張鶴年家裏，張鶴年却還沒有起來。她勉強忍着心焦，又等了一會

，醫生還是不和她見面，外面却又來了兩個門診的病人。彩鳳記着家中母親的病勢，急得幾乎哭出來了，她到底還年輕，沒有延醫的經驗，不知道急病可以拔號，所以還是等張鶴年慢吞吞的踱出來，把那兩個候診的病人打發走了，這才迎上去說：

「張先生，我媽昨夜吃過了藥，並沒有出汗，今天的樣子好像有點不大對，請你趕快去給她看病吧！」

張鶴年不待彩鳳說完，就忙不迭的搖頭說：「沒有出汗，就是風寒已經深入腠理，老年人的身體吃不消，看起來已經毫無希望了，用不着再去，還是趕快準備後事罷。」



彩鳳含着一包眼淚，向張鶴年說：「還是請張先生去看一看，到底有救沒有救，總要等當面看了纔能決定。」

她母親臉上的氣色，又診了一會脈，便站起身來。彩鳳以為他要過來處方了，正預備到桌前去磨墨，不料張鶴年却向她拱了拱手道：

「對不起！令堂老太太已經不中用了，還是趕快準備後事要緊！」

彩鳳彷彿當頭被打了個响雷，驚得兩顆眼淚開始掛下腮邊，她連忙攔住了張鶴年哀懇道：

「總要請張先生設法救她一救，好壞開一張方子再去。」

張鶴年被彩鳳攔住了去路，只好正色向她開導道：「醫家有割股之心，只要有萬一的希望，無不竭力想法挽回病人的性命來。中之燭，瓦上之霜，現在只有出氣，沒有進氣，我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挽回不過命運來。」

彩鳳知她母親確實已經無救，忍不住號啕痛哭起來，張鶴年便趁這當兒出門去了。彩鳳哭了一會，猛然聽得房裏有薛媒婆的喊聲，疑心她母親的病勢業已起了變化，心裏止不住又是一驚，連忙跌跌撞撞的撲進房來看時，出於她意外的，她母親居然已經神智清醒，張開乾枯的眼珠來向她瞧望了。

沒有回來，我……我真有點不……

「媽！快不要這樣說，你的病馬上就會好的，現在你不是就好得多嗎？」彩鳳用充滿了希望的口氣安慰她母親說。

可是她母親只無力地搖搖頭，便又垂下了眼皮，到她再睜開眼來時，眼光業已散淡無神，喉嚨裏的痰聲又開始咯咯的響了起來，彩鳳正在詫異這變化，薛媒婆已在一旁提醒她說：

「大姑娘，你不要再發呆了，這是迴光返照，你家老太太馬上就要壽終，你還是趕快準備後事要緊！」

彩鳳被薛媒婆一語提醒，才知道她母親方才神智恢復清醒並不是病勢已有轉機，乃是一個人臨死前的迴光返照現象，不禁急得肝腸寸斷，又哭倒在她母親牀前。可是她母親已不會再開口來安慰她，已在彩鳳的哭聲中悄悄地噤了氣，盡管彩鳳哭得死去活來，她也是聽不見的了。

薛媒婆在一旁向彩鳳勸了一會，忽然若有所悟，知道就是替彩鳳屋裏所有，也不夠辦她母親的喪事，而且自己的使命，就是把彩鳳屋裏的情形，隨時報告給一個人，現在正是應該回去報告的時候了，於是她也就不顧屋裏的情景是如何使人酸鼻，忽忽的撇下彩鳳自去。

彩鳳哭得死去活來，也不知哭了多少時候，忽然覺得屋裏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並且有人坐在牀畔，拉着自己的衣袖，勸自己不要哭，揉着模糊的淚眼一看，認得是東隣西舍的婆婆媽媽和一些平素很要好的小姊妹們，她們臉上雖都帶着淒愴和同情的神氣，但除了歎息她所遭遇的不幸以外，並沒有人給予她實際的援助。她留心在人叢中找尋薛媒婆時，

却已不見了她的影蹤，正在暗恨她太沒有情義，忽然門外發出了一陣邪許之聲，薛媒婆當先走了進來，後面跟着四個長工抬了一口棺材，因為屋裏還沒有收拾清楚，棺材抬不進來，便在門外稻坪上放下了。

「這是黃鄉長墊了錢買來，送給彩鳳姑娘盛殮老太太的，黃鄉長的心腸真好，他可憐彩鳳姑娘死了母親，家裏窮得棺材都買不起，所以佈施了這口棺材。」薛媒婆一進門，就指着門外的棺材，滔滔不絕的向大家說。

大家不由得暴雷也似的喝起采來。

「黃鄉長真慷慨！」

只有彩鳳一人心中明白黃老虎存心不良，他的故意示惠於她，實在懷有莫大的野心，她本不接受他這含有卑劣作用的好意，無如母親已經死在牀上，雖然天氣寒冷，畢竟也非從速盛殮起來不可，這一筆喪葬費用，叫她一個舉目無親的弱女子到什麼地方去張羅，一時又怎麼張羅得出？只好從權接受下來再說，想到來日大難，她不禁又傷心地痛哭起來。

這時，外面的四個長工已把那扇木板門卸下，並把屋裏的破桌破櫈都送到了壁角，只留下兩條長板橙一前一後的橫放着，然後把那口棺材抬進來，擱在板櫈上面，一切都預備舒齊，便開始來盛殮彩鳳的母親了，可憐彩鳳的母親勞碌一生，臨死連一套比較乾淨的衣服都沒有，只好穿了那套隨身衣服入殮。當下便由薛媒婆和隣舍家的幾個女人相幫着動手，代死者把隨身衣服穿上，然後讓長工們扛抬着，盛殮到棺裏去。彩鳳跟在她母親屍身後面，蹙蹙號啕的痛哭着，

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有好幾次哭暈了過去，經人捏了人中喊醒過來，旁觀的人無不暗暗搖鼻搖頭。

盛殮完畢，屋裏的人都散回去了，只有薛媒婆恐怕留彩鳳一人在家發生意外，使她在黃老虎面前交代不過，所以仍舊寸步不離的陪伴着彩鳳，到了晚上，彩鳳悲思稍殺，薛媒婆和她同睡一牀，便乘機勸她說：

「大姑娘，我勸你還是趕快找一塊吉地，把你們老太太埋葬了的好，我常常來陪你，你一個人住在這屋裏，怕勢勢的，總不是事。」

彩鳳初時只知道哀痛她母親的死亡，不會想到這一層上去，及至被薛媒婆提醒，不禁也有些害怕起來，忙道：

「我也想早一點埋葬，不過我們這種人家，談不到什麼吉地不吉地，只好就在自己的田地裏揀出一方來作為墳地了。」

「那也好，不過總要趁早入土，另外再請和尚來拜一堂懺，超度超度你們老人家。」

彩鳳的兩條蛾眉不由得漸漸緊蹙了起來。

「媽媽，你又來了，我連這筆埋葬的費用還不知從什麼地方來，那裏還得談到拜懺什麼的。」

薛媒婆眉花眼笑的道：

「好姑娘，你不用愁，我老太太薛自有辦法，把你把你家老太太的喪事辦得舒舒齊齊，一點都不需要你自花錢。」

彩鳳的眉毛向上一聳，冷笑了一聲道：

「你有什麼辦法，莫不是又叫黃老虎出錢嗎？」

薛媒婆面皮一紅，連忙分辯道：

「不，不是叫他拿出錢來，我知道你們府上歷年給刁猾的佃戶積欠了不少田租，要是借黃鄉長的勢力壓他們一壓，逼他們把歷年的租穀繳出來，這筆錢也足夠給你們老太太辦喪事了。」

彩鳳想了一想，覺得能這樣也好，雖然明知照此辦理，黃老虎難免要自居對她有功，借此來親近她，不過總比借了他的錢，留一個把柄在他手裏好些，於是她便也默然的表示了同意。(待續)

家庭必備之外傷治劑

**大 公 大**

**寶 膏**

上海鐘淵大公製藥廠

總經理 亞東公司

影 評

「現代夫妻」與  
「鳳凰于飛」

金長風

「現代夫妻」的題材，取之於日常生活，身邊瑣事裏，與「不求人」同一旨趣，編劇（譚維翰）輕鬆的寫出了一般的家庭情況；這種取材的方法，確實是可以嘉許的。

「現代夫妻」的主人公是一對天真的少年男女，都有些「自以為是」的脾味兒，爲了這點脾味兒，互不相讓，幾乎各走極端，鬧出一場悲劇來，然而又因爲都是「天真的」之故，才復歸於好。全劇的發展，是喜劇性的，導演（朱石麟）的手法，清新，活潑，處理小動作達到極大成功。

「現代夫妻」動員的演員並不多，天地也不見寬廣，外景也沒有，但是鏡頭的展開，却顯得那樣緊湊，這可見一張好的影片，原不一定要以演員多，佈景好來取勝，重要的還是決定於內容。

「現代夫妻」的故事，是一般而且日常的，自然易使觀衆感同身受，親切有味了，這種故事在現實人生中，可以俯拾皆是，「華影」的編導者們，原本早就應該把頭鑽出象牙之塔來，呼吸一下現實的新鮮空氣的，爲什麼還要依戀？爲什麼還要呻吟？我們很希望「現代夫妻」與「不求人」這類的作品，能夠開導開導他

們，轉移攝製的方針，新一新觀衆的耳目。不必弄什麼戀愛的炫虛，寫什麼呻吟的幻想了。記住：可貴的材料，必須從現實的人生中去蒸溜得來的！

演員中以盧碧雲最獲成功，碧雲原是舞台上一個可愛的人物，在「浮生六記」與「紅塵」裏，均有很好的演出，這次雖初上鏡頭，依然老練，穩重，也真難得；屠光啓飾一作家，也恰合身份，演技不壞，總之，「現代夫妻」這一個戲，小巧玲瓏，猶之乎一方雞蛋糕，其味酥而甜，且能果腹。

現在來談「鳳凰于飛」：——「鳳凰于飛」的取材，與「現代夫妻」大體相同，也是以一對夫妻間的悲歡離合，作中心題材，而貫串以歌舞的。

歌舞劇最易犯的毛病，就是「頭重腳輕」，看起來好像是什麼歌舞的大會串，至於所謂中心故事。却反而成了多餘的襯托，這樣的歌舞劇，我無以名之，名之爲「雜拌」，是最最不足道的。「鳳凰于飛」的編（沈鳳威）導（方沛霖），顯然頗努力的避免着這種毛病，但並未獲得相當的成功，我總覺得「鳳凰于飛」的故事，是爲了歌唱而配置的。

這原因，皆是因爲編劇者在「鳳凰于飛」裏提出來的東西太少，雖然寫述一個少婦，因爲努力藝術而拋棄了可愛的家庭，但對於「藝術」根本沒有什麼注解，這是很遺憾的；就是強調努力藝術的程度，也不夠。編劇者僅僅認爲「歌聲皇后」便是淑貞（周璇飾）對於歌唱藝術所努力的終極目標，更所謂「成功」的，是「召」這樣的去瞭解「藝術」，是直不穩變樣的主見。因爲編劇者對藝術無確切的主見，所以其結果終於更淑貞復歸於廚房！一般觀衆雖然因而感到滿足，但其實是失敗的。

導演手法尚佳，例如「前程萬里」（插曲名）時，便拍攝了火車在軌道上急馳前進的鏡頭，那軌道長綿綿鋪列在觀衆的眼前，象徵萬里的前程，手法實在很聰明。

「鳳凰于飛」以插曲而命名，得當與否，毋庸討論。其所提出的問題，與「現代夫妻」相同，是家庭的道德問題，即是「互助」與「諒解」。但「鳳凰于飛」不像「現代夫妻」那樣的去在問題上求答案，它始終周旋於歌舞之間。在題材的處理上，較之「現代夫妻」算低一籌。

歌，也並不比「鸞鳳和鳴」裏的好，詞句缺乏豐富的情感，其中格調與旋律較佳者，當推「笑讚美」與「前程萬里」。舞，以周璇的踢踏舞，及鋼琴上衆女舞蹈一段，較新奇，然因復攝不當，與大佈景扞格不入。黃河飾陳士明大律師，稱職；周璇飾吳淑貞，演技較之歌舞，尤爲可愛，瑪的小貞，天真爛漫，演出成績很好，利青雲嗓音尖些，關宏達態度可掬。

**振華**

**振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六〇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